

國學基
本叢書
授
堂
文
鈔



書叢本基學國

鈔 文 堂 授

撰 億 武

行發館書印務商

88478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留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右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釋甲

書老學庵筆記後

授堂文鈔 目錄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宮文字記跋尾

已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攷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答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逵書

與李書源書

假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答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澠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略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宋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授堂文鈔 目錄

書李段吾同年烏巖園後

寄朱筭河先生書

與袁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答郭方山書

答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答西霞先生書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哭筭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代朱少宰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答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袁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頌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峯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假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王明府輓詞

假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授堂文鈔卷之一

醫師武億撰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冲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路史注。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此亦僞尙書所說。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霍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

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爰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

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禮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影軫六駿。駁。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禮志。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所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喪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于疏。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紵。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紵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為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護欺誣之說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官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司樂以下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常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溫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讖覽。周威公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又十二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證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郟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穰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隰歷辛。君之士也。後乃東寄擊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郟其二君者。惜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擊而居之。必先在于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孥先寄居于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迺始。然則迺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迺始。已居廣望。與蠡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牽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毀五嶽寢廟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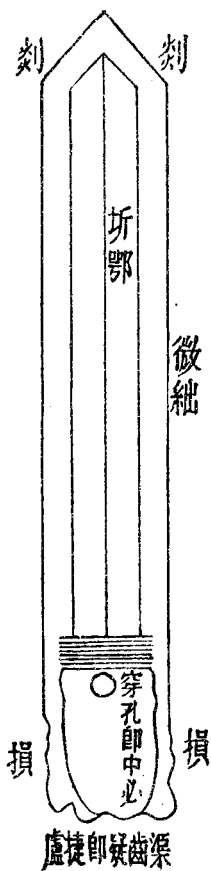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釋。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安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壝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旣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嫚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牀簀枕衾。櫛架盥漱盤浴。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臥像。儼然尸居寢榻中。設婦人像。

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媪。橫驅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愚僻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鎮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其太甚。今廟雖猝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溷瀆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惑。長爲法守。謹議。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淳。目其異也。倍償之值。代予構獲。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刻下少緹。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刻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絀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刻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纁耕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儻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抵。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璧邸

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
 抵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
 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瑒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纒藉采。
 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
 愚以此圭渠齒。卽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
 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幘。出始知康成氏讀幘。
 尊爲沙。取訓于鳳凰毛羽婆娑之非。未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
 爲四。穀葉葦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證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
 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鐫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父戒于賓。而爲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舍是無有與爲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寶嬰傳。景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固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書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獎王室。是也。宜其踵事而降。謙者皆有寵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舍是而逮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子賤。師于弟有時而字之。分有略焉。不以過苟曲也。今夫五服之倫。母氏於屬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歿而身從于子。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母遙謂曰。威蒙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寧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末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疑是楊雄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母之外。其尊有世母。王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循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文仲。翟義字也。丁鴻傳。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旣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姊與兄之尊等也。其

子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子夫，子于父，孫于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卑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字，古之人實無所緣以滋僞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云：伯兮而鄭箋以爲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遠甚也。班固敘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字其父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祖也。論語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適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盎傳：種謂盎曰：絲，字其叔也。皆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通于此者：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佐，蕭望之傳：字謂雲曰：游趣和樂，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候竇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疎賤。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固抗執交之義。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奴，子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注義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爲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探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注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注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濟夫論。子南彌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注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攷墨子書。昔者齊莊君之所謂王里國。中里繖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注。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攷漢書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注不及。游下注。唯云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遂爲股肱。今案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姓。而注不及。伊下複姓。不載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注云。今姓有伊耆氏。閩下不載漢複姓。有閩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閩葵。是也。單氏失注者。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廡次公。故樂安相廡季公。今不見于廡字下。左傳有養由基。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今不見于養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楊雄答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狸。姓也。在周爲傅氏。見國語。不見于狸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絮舜。師古曰。絮。姓也。不見于絮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園。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鎮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徵引前後失倫者。戎字下原注。漢宣帝戎婕妤。好生中山哀王。竟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違齊如魯。譚字下原注。漢有河南尹譚。閔而不知新序。

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氏之屬。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爾從。然共叔段之後。則以段爲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則以段干爲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戰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故予綜其遺脫者。爲補于此。亦欲學者循其例以類求之。蓋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進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次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摹搨數紙蓄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攜長子新志。載此碑辨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次守雅志清尚。如是。宜予有言也。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髮髻有餘姚虞公。及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舊臣。未嘗逮事元宗。細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殆辨訛者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間陷無存餘。雖漫漶。諦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炳鑿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豈當事者固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與。抑不自知其訛。而踵訛乃益甚歟。碑近臥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視。而轉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覩者何與。則是天下之如是疎謬者。又豈少也與。碑陰天寶二載字。次守未及摹。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按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慶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疏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攷長子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白貞諒。主簿辛齊物。

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屬緊。或於京畿相埒。故其階秩亦可倖與。碑所云營創基宇。蓋又知白鶴觀之起。始自高同。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尙云太宗時無疑。其不謂之謬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齋物。監齋任太素。練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萬中仙。楊蒼鶴。鮑探元。鮑習莊。王羽客。真遂等。眞字上缺一字。亦皆當時徒輩。喜自予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習莊。俗庄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舊傳爲虞伯施奉勅書。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旣沒。世遂從而私易邪。後至文宗。乃頒之詔文邪。攷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疏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刪除僞製諸字。故碑日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西北荒田中。剝缺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構室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孝方。又知力學不懈于古。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攷。亦學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一

釋甲

稽周典缺，率由獮秦，司用既佚，孰網舊文，綴之緝之，儼遺制存，行爲射的，莫我一身，用禦其侮，尙託仁人，爲補甲制，證釋凡條，目區別者，爲數三十有三。

去毛曰革。蔡月令章句文。

割革爲甲。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兵略訓文。

甲謂之价，亦謂之渠。詩，价人維藩，箋云，价，甲也。正義，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案价字通作介。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襄二十七年傳，介慶氏之甲，荀子，庶士介而坐道，注，楊倞曰，介而坐道，被甲坐于道側，以禦非常。漢書敘傳，稅介免胄，注，介，甲也。淮南子，渠幘以守，注，渠，漸也。一曰，甲名幘，幘，所以禦矢。吳語，奉文犀之渠，注，謂楯也。此又以楯爲渠。是甲，楯，皆可通名。吳都賦云，戶有犀渠，與此同。

用金謂之鎧。案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

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孔融實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盆，額，鐵鎧，絕聖甚遠。書說命，正義，經傳之無鎧與兜，

蓋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禮記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

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鐵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儀禮既夕禮。甲冑于筭。疏。甲。鎧。冑。兜。鑿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鑿。隨世爲名故也。又陳氏禮書。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程大昌演繁露。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語類。古者之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爲鎧。胡身之通鑑辨誤云。古人多以兜鑿爲頭車。後人因頭車以鐵爲之。遂旁加金耳。是數說亦誤。賈孔疏。遂因所見斷之。某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韓子。其工之戰。鐵錐知者及乎敵。鎧不擊者傷乎體。兵仗鎧戟。已大備矣。見路史引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秦風。棧駟孔羣。箋云。棧。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攷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案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鬪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

所做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句踐外傳作唐夷。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鞮。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篤。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鵠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淮南子主將訓鞬鞮鐵鎧。

甲在首謂之冑。亦謂之兜鞬。亦謂之鞬鞮。書說命。惟甲冑與戎注。冑。兜鞬也。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鞬鞮。

師古曰。鞬鞮。卽兜鞬也。楊雄傳。鞬鞮生蟻蝨。師古曰。鞬鞮。卽兜鞬也。廣雅。兜鞬。謂之冑。鞮。亦作鈇。見急就篇注。兜鈇。首甲也。古謂之冑。亦書作軸。荀子。軸帶劍是也。太元爭次七干及矛軸。釋文。軸音冑。

在頸謂之鐙。亦謂之盆領。說文。頸鐙。謂之鐙。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蘇林曰。兜鞬也。盆領也。鞬。鞬也。則盆領蓋卽鐙之異名。又鐙。鞮謂之鐙。見釋名。又謂之鐙。亦見廣雅。

在臂謂之鈇。亦謂之覆膊。亦謂之鐵幕。說文。臂鐙。謂之鈇。史記索隱。甲三屬。覆膊一也。戰國策。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臂甲有衣。亦謂之扞。漢書尹賞傳。被鐙扞注。鐙甲。扞臂衣。

當心謂之軻革。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軻革二戟注。軻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荀子。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軻如金石。案函人。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以是推之。軻卽合。士喪禮注。古文軻。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革。或從革。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軻。從今

文。其可取證如是。而鄭氏謬所言合甲於傳無徵。殆以臆決。爲失考也。

腰以上通謂之上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先鄭云。上旅。腰以上。謂衣也。案旅通作脅。急就章。王伯厚補注云。旅。與脅同。書。旅力既愆。詩。得方方剛。是也。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與詩作脅者並同。章氏注。依文釋之爲衆。亦非。故先鄭釋上旅下旅。悉以腰分。注之與上記文。凡爲甲必先爲容。皆約以身爲言。疏謂札葉爲旅。疑未是也。胸腰諸字從月亦如是例。

腰以下通謂之下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下旅。謂腰以下。疏。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

身中謂之鞞。漢書注。如淳曰。上身一。鞞。鞞一。脛。鞞一。凡三屬也。案鞞。鞞。既次上身。是宜有身中之目矣。

在下謂之甲裳。宣十二年傳。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注。下曰裳。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案隱甲三屬。甲裳二也。

在脛謂之鐵幕。亦謂之脛衣。亦謂之脛鞞。案鐵幕已見在臂條內。案隱甲三屬。脛衣三也。如淳曰。脛鞞一。皆以在脛爲文。

制甲先以鍛。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鍛。革也。

甲帶謂之組膝。少儀。甲不組膝。注。組膝。以組飾之及紵帶也。疏。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帶解經。纘。

字。滕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緹滕。注云。滕約也。又帶甲亦謂之衿鏡。外傳。吳王爲帶甲三萬。注帶甲衿鏡。

甲比謂之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太元比札爲甲。

續札之間謂之朕。戴氏考工記圖解。

札之數多制以七。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成十六年傳。蹲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傳詩外傳

擊之甲已墮者六矣。云已六札。言所餘者僅一札耳。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之不穿。

穿一札。下文。弓人之妻任氏云云。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列女傳昔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不

札孔謂之窳。窳亦謂之窳。考工記注。鄭司農云。窳。小孔貌。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

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窳也。今窳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窳滿

則盡任力矣。若崔實政論所謂。鏡孔又偏小不足容入。則其弊也。

擊札以組。管子四時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也。襄三年傳。使鄆慶率組甲三百。賈逵曰。組甲。

以組綴甲。呂氏春秋高氏注。組甲。以組連甲。高賈所據。皆與杜氏異。又考組之制。當如內則疏。組。紉爲

條。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紉。

以帛謂之練。說文。練。練也。襄三年傳。被練三千。賈逵曰。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氏春秋有始

篇、紉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氏注。以帛綴甲。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此練甲。亦卽彼練是也。

用綿謂之緝。戰國策。妻自組甲緝注。緝。綿也。

以繩謂之縷。

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敕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敕。謂穿徹

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敕理穿治之。又冑用繩繫于領下。謂之帶。獻帝春秋。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言

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登也。

繩有飾謂之朱綬。說文云。綬。絳綫。魯頌闕宮。貝冑朱綬。傳。朱綬。以朱綬綴之。疏。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又

案。朱綬卽冑之綬。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綬。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綬

之象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赤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

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

飾冑用以貝。詩魯頌。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陳氏禮書。魯人之冑。綴以綬。飾以貝。

甲有飾謂之鞮。說文。鞮。韋繡也。宣二年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外傳。吳語。內有丹甲注。丹甲。彤甲也。又

有黑甲注。黑甲。漆甲也。又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書以丹青。燦以犀象。左

傳。襄三年傳。組甲。漆甲成組文。又用組亦謂之飾。少儀。甲不組。滕注。組。滕。以組飾之。及紿帶也。

無飾謂之素。外傳。吳語。素甲注。素甲。白甲也。戰國策。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

緝甲謂之繕。亦名維甲。詩鄭風。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繕之言善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

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亦雞稽繇者也。

甲裏謂之組練。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

甲單謂之伐。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注。伐。謂甲單衣者。

甲刻識謂之物。定十年左氏傳。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關人注。兵物。皆有刻識。甲亦兵屬也。故以

識別之。

甲衣謂之囊。檀弓。赴車不載囊。注。囊甲衣。樂記。鍵囊。注。兵甲之衣曰囊。少儀。袒囊。注。毀。鎧衣也。呂氏

春秋。悔過篇。囊甲束兵。昭元年左氏傳。囊甲而見。子南。考工記。疏云。子南囊甲者。彼以衣藏甲爲囊。此

亦以衣藏甲爲囊。

盛甲謂之纍。國語。甲不解纍。注。纍。所以盛甲也。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攬摭細碎。探賸辨物。非苟爲言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繆。豈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攷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銜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集題伯父謝啟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真廟何也。陸氏嫻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況世之影聞者與。士不通古今。而欲壘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鄰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意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況切切然欲爲書以要聞于世。此必非也。余固疑其爲晉宋間人所僞託。而浸尋至于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怪今世流俗所傳。既不復襲是注。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邢氏論語疏引老子而不可微之一也。又攷漢書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德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揚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問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德經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于翟醜傳也。則又謂老子道德經曰。魚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夢溪筆談以慈爲寶。其必襲自晉宋舊本。

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踵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還舊題曰老子。而後有喜道異說。如傳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尙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倚聲彙之。更爲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證明。唯卽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討而已。然較其中尤踳駁者十三。蔡內泐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嬌滿繼虞。建國于陳。不知碑固以胡公滿爲言。故云繼虞。言繼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爲泐。此溯其始。非所謂繼也。且滿已收入二十四緩。蓋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爲泐。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白敘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暉。字慈明。治易梁邱。見綏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尙書。刻令景君闕銘。治歐陽尙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龔叔謙。治尙書歐陽。次廉仲繫。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祝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閔葵。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則並不見錄。嗚呼。罔羅之疎。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婁先生碑。歎圖記所載訛謬。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撮其名跡始末略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致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撰。摺摭羣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袁氏。覓得一部。閱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紕繆亦多。從而錯出者何歟。闍人下所釋。引周禮闍十人。鄭元曰。闍。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宮人。後漢書有宮人諸傳。康成以今準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疎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宦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囹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既無此文。考急就章云。皋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疎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既訛無夷。矛。作無無夷矣。其于前後兩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便文。而不知其有繁而不可殺者。是其疎三也。諸鞞下所釋。引周禮鍾師掌鞞鼓之纒樂。鄭元曰。作纒擊鞞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鞞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纒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撮舉而成之者。其本必襲自說文。廄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廄。廄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廄。二百一十六匹。周禮乘馬一師四圍。二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然則四宜爲六。說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踵其誤。是其疎四也。開元釋教錄謂元應爲是書。紕繆纒了。未及覆述。遂從物故。嗚呼。此

其致誤之由歟。然予僅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固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慵不暇爲之細覽。當告之彼教法中。有慧而裁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濬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欽程君彙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迺各錄所從。并附以舊聞。其說多可依。然程君子于八風壽存當。謂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予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語二字相關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半。子小旁。四之字是也。識薛尚功鐘鼎命雀半。孫師望蓋今此當。風二字合爲一。豈亦倣古篆籀之遺趣與。八風于詞固宜屬。屬而連之信然也。余淺識。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某日。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遂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清化。當己酉三月九日。重爲祓禊之遊。因憶昔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證。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閻伯詩潛邱劄記。嘗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豈不亦與閻氏益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爲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粵斯上巳。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云。上巳屬辰。旣標題爲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固以三日令節。卽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頷是語。不以爲繆。今又三年矣。先生備員通判。留清化。而余行作吏于外。感念疇昔讌談之語言。爲跋于末。以自傷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豪鎮壁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澗池間。其鎮曰土豪。舊勒之豐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爲英豪。詢之士人。固以其俗悍而健于鬪。往往致斃。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予檢行篋。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嶠。此道見在。嶠。是山名。俗呼爲土嶠。石嶠。釋文。嶠。戶交反。劉昌言音豪。然則今俗所傳土豪。卽土嶠也。嶠。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音字爲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嶠之目。固以云土嶠。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爲土嶠。豈亦莫推其所自與。土豪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杜子美石壕吏。卽石嶠之轉而爲壕。而近且轉壕爲河。又或以壕作濠。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訛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變古而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峯孫徵君手跡一冊。詩一已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次。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灤州趙寬夫同密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請謁同時。及後流寓于密。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重。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冊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冊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峯。歲往返質疑。令其別也。不知屬之何時。而予檢行箱。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予淺率。攷之。尙有可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密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申秋始也。迄癸卯。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歧如此。予固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涉舛。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書。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薛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八書佚不見錄。其當時哀緝未之及。與意亦略而不書。與然幸于此冊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蓋尤與予相知愛。今南浦沒矣。而太和益以憔悴。獨其篋中。什襲所蘊。惟恐失墜者若此。嗚呼。其足尙也夫。其亦可悲也夫。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鞏縣石窟寺記

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迤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竈洞然深越。其竈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剏治。輒畫區布界地。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滓該。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軀。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視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巔立。積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保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略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尋歷。而余以居閒無事。得寓目焉。又歎著錄佚而不書。雖近如府縣志亦

失載。於以歎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攷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齋。焦君萬年。夜同宿寺僧舍。匆迫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

授堂文鈔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承執事教以氏族之所宜詳。鞏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敢復于下執事。蓋鞏頃讀所示書。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二侯。皆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杜延年。至其曾孫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豈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前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兗地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皆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歎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雖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入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

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卽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沒大嶺。漢書地理志，魯陽註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洹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洹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注，洹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洹水出縣西大陌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莫大嶺，諸記錄言洹水之源，名或有異，實一山也。沒大嶺迤北而折於東，證之水經注，洹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翬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當爲今邱公城，距縣二十餘里，以此文承上，洹水又與波水合下，邱公城，正近洹波合流之處，邱與魯音讀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謂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洹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蘭水又東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闕駟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駟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實以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當之，蓋卽今縣治東魯山是也。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徑，其實一太行也。後人墮地殊稱，溷淆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東北十八里，縣以此名。三水小牘，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謠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留唐堯廟，故文選，南郡賦云，甘厥醴而爲醴，視魯山而來，遷率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莫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違舊說者，以班志所定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于幕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瑤泉。君數爲予言其祖妣貞姑之賢，嘉興王元啟撰書事，著聞于世，予讀而異之，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載，或亦以事過畸，難爲聖，故不垂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固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慮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誠，以致其志，雖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聖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既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邾風柏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列女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悶，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先爲之則矣。難者曰：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子政爲異說何也？直齊書錄題列女傳其稱詩采菉柏舟大書之類與今說詩者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固其事微而益信與甚矣。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聖人之道，微于禮而通于詩也。崑山顧亭林氏述其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爲書上

之史館。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爲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崑。歷金華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勳。乾隆某歲。勳遭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繞經往弔。至則居喪次。痛毀誓不歸。與勳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勳既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贅蜀中。又其族屬倫次。皆長于勳。無可後。貞姑歸取己兄之子順基爲嗣。順基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予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題目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于號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姑。便其嗣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卽今永興。並附以唐睢事實。竊攷安陵魏地。與楚絕壤。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率以傅合。贅入。轉相指證。故其証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苑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睢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贍盧氏。注云。安。或作鄢。或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贍。唐睢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僑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省皆作焉。史記晉世家。楚兵敗于鄢陵。徐廣曰。一作焉。尤可以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牽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旣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蒞斯土。雖攝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事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睢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鄢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復。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歸於是者。輒攬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總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卽於左氏傳所謂管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尙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諱辨。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夫曾皙名點。雖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所警議。固也。注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固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向云。越雞。小雞也。今荆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義皆訓爲大。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其真。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如符讀書城南注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證。韓昶墓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尙存孟縣。而某別錄及之。與樊注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可喜也。久疏放。恐

日因循不能卒業。姑盡淺陋所聞。幸因而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並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略爲寓目，若不悉究，所以後屬人轉覓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漢元舅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中伯番番，旣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訾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衙。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而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緜令，緜，卽緜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緜爲縣，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緜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緜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暇，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

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肇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栢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真人之稱。攷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尙有不及備檢。姑就某所知數端。爲開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宣。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說文序。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屏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草注。引禮記曰。苜麻之有麇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岐。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固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亦作禮記。亦其證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孤矣。敢以鄙識覆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佇俟。佇俟。

與孫季述書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宥迫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閱閣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於閣下。銘詞右還表于菟道。他人或以菟爲觀。又或以爲爵。閣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遠古作臚。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菟道之菟。卽臚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爲遠是也。實余有散氏卣戚。閣下疑卣非心。而不知戚亦非賊。戚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卣器有爽義爲近之。微柳。卽與敵遼爲一例。柳。古訓聚。微柳。卽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名。或得其實。宣元年公羊師。微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注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師師。遂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微柳也。若于枉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豆。閣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與李書源書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舛。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證。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二十餘事。顛項三十年。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竹書。顛項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帝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後漢書注。引作后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鄆父之邨。是爲鄆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鄆。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年。尙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尙一軍書在桓王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闕師。虢師。今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此以白兔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闕都。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闕。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襲來。與師言。次于郟。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子不作爲。按降師一本于作焉。今爲乃焉。轉訛。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字。敬王四十三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引作宋大水。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周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今本高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成之句。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潔。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屠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水經注引作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屠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今翟員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鄴師于平陽。今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都。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尚子。今脫書涅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鄴伐衛。取漆。富兵城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都利。今脫利字。宋景數。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作宋景數。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數作數。又脫齊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勤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三戶乳。水經注引作入。

三戶郢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音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隱王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漿。水經注引作溢酸漿。郢今脫溢及郢字。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水經注引代。史作戊吏。貂服作貉服。若是雖未盡還舊觀。然亦可依以爲正其餘。侯績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假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錄獻之作

秋騰明府既蒞假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稽合前錄裒爲十六卷遣人徵序于予先是予與秋騰在西安客弁山尙書幕府既而移節中州秋騰獨從事左右尙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騰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歷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摸上寄蓋徒以佐尙書公成書然尙不暇自爲集記迨間數歲秋騰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既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歎秋騰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書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鄜中尉注水經實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著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旣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假師自漢迄宋與緜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臆度顧縣爲古縣以宋緜氏城當之予發是編所收宋重修仙鶴觀記中歷中卜得縣署之西南而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造經幢記益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假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攷也縣治北馮邱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迤北淮廟于後梁爲亳邑鄉緜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蔣村在元爲嘉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坏撫父諸山及靈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徵于是殆莫由規其仿佛故予謂秋騰之致力于是其旨與鄜氏符若其碑銘墓

記。推顯古人之功緒。上與史傳相糾正。次與此方利病相攷見。秋塋悉攜。撫纖悉。書亦非無所爲而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己卯。秋塋方受縣事。卽體訪孤生之貧而才者。拔置縣士之首。于時遠近翕然歸美。旣又崇學明教。敦率興行。月課歲程。與諸生相勸勵。其庶乎古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政嫻而心理。獨犯舉世之所迂笑。以漫爲是好。予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蕪。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跡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略而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降演傳內亦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旣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尙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嚴老。並幼而岐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源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十八歲。箕帶二十二

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歸窆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人臨文之慎如是。危德興。柁將仕郎。福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未建國。而德興舊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久以事牽。不知力學。昨猥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內所質難。頗近讀書察隙。始覩之。慰甚。既且審足下尙有未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舉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固思之矣。昭十二年左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足下訾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漢晉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日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某由是意推之。招與啓韶並爲一字。蓋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譜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惜惜。以名其篇。詩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而予之所補著。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矦胡之筥。足下疑注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筥爲筥者。康成當時實見古文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載之。旣不自安。更引杜子春筥當爲筥。其意固視筥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筥爲筥。則依聲旁寄。取義更密。凡先儒之于經。重慎如是。又矢人以其筥厚爲之羽深。注。筥讀爲彙。謂矢幹。古文假借字。此具在記下文。足下閱之未終。遽果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就。即可就亦不足詭耀後生。然某尙懇懇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慮。遂終覆匿。以干見欺之罪。幸詳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蔣相如澠池之會

蔣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欺公子。而既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嘗趙。善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比爲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凌兄弟之國。絕唇齒之援。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舉。必爲義屈。卽不爲義屈。亦必爲害阻。舍此不圖。願欲遽奉盆孟。奮其聲色。俱厲。欲驟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藉以塞責耳。向使秦王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

獲保無恙否邪。且爲人臣不勝其惛惛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卽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冀人不敢遽櫻吾鋒。而因得苟以遂所圖。是亦疎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發。自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屈。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妨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識。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而以之還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噴然歎爲奇也。悲夫。

史若豪先生狀略

先生諱猶興，字若豪，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以學，卽刻苦不欲與人爭，亟請於其父，願從舅氏袁直齋遊。父領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聲譽隆隆然，皆度先生旣鬱而發，必大其名。先生值內多故，遭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垂老，恐遠左右，失親歡，適居里門，課舊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冀旦晚侍親側，婆娑嬉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員，大吏疏請，凡考職試吏部有名者，簡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監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或趣之起，且謂先生親老，而身益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卻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幣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徒，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釀千金交歡于先生，倩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洵洵，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齒于人，卽又固謝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福建獲家書，睹父手字，欷歔如不勝書者，遽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敬問起居，始知前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每顧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繼以歎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遺疾，知不起。泣語子

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初先生爲兒時。棗栗置几上。未嘗自取啖。遭蟲蟻。輒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卽動色。語瑣瑣詰其狀。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羣兒戲。卽以某兒長已。跪趨侍其旁。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清苑。貧不能自存。先生爲計度。屢周其乏。濟美旣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以重累。後有困。遂噤不言。先生故知之。日談。伺濟美出。揭其茵。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細者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高祖諱在篇。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民廟祀之。祖諱完節。籍宛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倜儻尙節概。先生配魯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塚莊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井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璧等謹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賈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賴成疾。既念身有遺腹。尙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累日。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養。又萬銀既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瀉。洩瀉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具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既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偃師武某。感其風烈。更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宜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隕所天。淚迸如瀉。嗟吾爲婦。實感不辰。曰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彌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填膺。有鬻者雛。覆巢望翼。或導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營是力。習習于飛。勿于叢棘。相彼烏矣。感予藐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奮。不名爲人。兒兮兒兮。質之蒼旻。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佑。噫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假室處。彌留七年。無閒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噫嗟孺人。孝孰與伍。惟此孝貞。用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實惟孺人。振廢而起。爰作斯銘。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誅。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于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儀七十餘年。終始不怠。當其逮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痼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慍。務適其意指。于時二親體素羸。及病作。益在蓐牀第間。又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幾忘日夜。取所汙中裙及襦袴。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竟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歉。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尤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思道其盛。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惟德之處。相厥夫子。協于尊章。時二老人。病偃在牀。戚見容色。淚溢自眶。乃躬侍親。或左而右。每晨薦食。必嘗旨否。時惟二老。笑則頽首。曰衰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嗜噎。咯咯喉間。摩撫于背。脫如轉關。或時垢污。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欸欸。問席曷卷。問衣曷澣。凡此勤劬。持危扶顛。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薦饑。嗷嗷者衆。屢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困相遺。曾同里閭。而不汝顧。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臻。穰穰無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豈不信實。維賢孝名。近日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衍。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笏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膺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固私已慕之。然蓄以不敢違通者何哉。徒以某伏鄉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驟進于魁人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漫焉以歸。旣又痛以不肖之軀。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冀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值。庶幾進有所挾。可贊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聞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窮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怒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曹劍亭先生。在署中。日間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侍門下。某獨私幸。數年。躋企願慕。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緒。附以不垂湮于後。故輒不自度。率然造于左右。然尙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宋賦。聲其哀以求銘。已旣獲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三縣。始由外任歷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潛德內蘊。獨矯世名。以重世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昏昧稚幼。益無能以仰窺。迨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及鐫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擗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今累十餘年。今且卽某幼時所聞。約略悉其萬一。合以家兒輩舊所口述。及鄉人

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別爲狀路。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得夸毗悠謬無實之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而誠有所不感。皆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褒然有可見于文。且至汨沒以盡。則又可憾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狗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遏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敷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鈍。幸有以辱教。必不忍陷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讖。伏惟哀其誠。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西谷先生書

西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聞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候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惘疑恍惚。隔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居里門。授徒。私心慰欣。踴躍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比似。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推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獎借過望。益非所安。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于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饘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荒鄉水旱交迫。日聞急難見告。神魂馳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儼館校書一局。庶冀謀爲餘資。以贖學家。然窮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暇少畢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得士之大。此某慚不能已。輒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師。賴賢友提唱。不至益爲頹放。比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以弋獲聲勢。卽靦顏相冒。惟某獨於有力之譽無可藉。且亦不忍有意求聞。以自鑿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直。不能詭遇希合。日就有司之束縛繩墨。是以顛蹶至此。先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契闊已四年。近旅食京師。時獲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豈惟以苛禮不足自中。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德。學復不得其要。而所守與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虞見欺。而以情告。亦慮先生倦倦之慮。然度明歲會試後。行謀歸矣。旣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叢慮。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思展謁藉以終聞至教。恐終不勝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潛焉出涕者。以此也。謹錄

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於是
在焉。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垂已獲請矣。未幾。當道有阻之者。遂不果。乃退而自悲。召客作烏巖圖以寄意。今歲獲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并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謂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慰。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窮水陸走六千里。僕僕然忘其身之瘁。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殆冀富路者之聲其情。以邀寵命。俾成其不可幸之遇。予固意其賢爲世重。而其親傳德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唯其生平義不與時偃仰。好直其道。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沖慕。煩冤鬱悶。無所控訴之況。不得已寓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悲。嗟乎畏吾。其無窮憾也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趨。以篤其養。暇益力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計。固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功名之耀。視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乎。親殆所謂以志養者邪。其孰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憾邪。畏吾篤古尙行。所學有根據。既與余同事。簡河先生。畏吾又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以懼世之淺者。非其迂。而讒且忌者。詆是圖之爲飾美而沾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激也。

寄朱箴河先生書

箴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勳止萬福。某比來痔疾連牽。少坐輒欲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卽掩卷欲輟。偶憶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麪。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忍。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旣下。乃釀積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贅疣。痛楚不可勝言。又貧中苦無力覓善藥。近得一方。用青椒。頓頓食少許。漸能除溼滯。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頗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尙得靜攝。伏惟不至遠憂。前臘日燈下。覽先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開教。惟先生萬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長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牽率校官書。尋繹之次。閱及明史忠義傳攷證。內有編修方焯簽出。張毓粹。武同芳。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齋。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齋。張一鷺。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既言張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毓粹二子卽一鷺一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鵬皆抗節死。又云一鷺一鵬父亦罵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簽記者。復緣以致誤。亦云張一鷺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感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既陷而隕首以歿。垂百五十餘年。獲邀國家褒忠曠典。推以加諸荒朝草莽執義之士。而陋鄉竟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奉主入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興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鄙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絕無後者。執事竟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吏他方。獲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備探以告。伏惟留意。不宣。

或謂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偃獨孤默。不知取容。或有人焉。過而憐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滯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涯。夫惟詰明。汗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燥。故以騰擲彷徨。翺翔遼廓。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膜。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失意吠雪之危。浸笑沐冠之覆。而又何爲自縛于躡步。徒甘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淵龍下窺于庭。象之投其欲也。履尾不狗。坐籠啗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脂而轉。舵或引繩而連。或藉蒲而可紉。或編席而易卷。或淘金而就治。或採木而成椽。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圓。所願知默知玄。不爲世訾。峯涼塞瑕。蹈道而止。服按絃之遺規。篤佩章之祕旨。於以婉輒輕便。周旋徙倚。逢世之甘。抉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綺。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欲吾貶損以行也。然剝椒蘭之實。而遺其英。剝薑桂之性。而揉其平。亦豈非言之類于盲邪。曩者。權蠹相朋。橫滋明彙。盤互鼎鼎。偶時幸竊。腥附羶歸。肩脅腰折。大官唱聲。庸夫咋舌。習熟見聞。覲顏泄泄。當此之時。盜權擅威。予提子挈。黨之者廉來。譽之者稷契。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迸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齧。首乃可懸。版乃可絕。此非所謂人慕。顧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汲黯抗顏。而爲揖客。寬饒負氣。而日酒狂。望之不肯錄。錄。子橫不虛舫。舫。朱雲折檻于殿上。張綱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塞步。矯立懷其剛腸。彼皆秉風霆之勁。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礪。挺竹箭之蒼。夫然後以嚼薄激昂。謬謬譽譽。任其朴愚。忘其狂悖。而且以振曠矇。逐婉孌。使天下聞此風者。山慕

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善矣。且夫知而不舉。飲聲嗜譽。爲而不力。委形痺癢。溷跡乾沒。猥號中庸。突梯卷樹。脂韋巧逢。欲使馮依社城。糜食鼎餼。混混與偕。保身不辱。然而滑正恬禍。濟惡擠讎。徒俾目盈其怒。口貽其羞。戮辱之所必及。典憲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彼媵媵而求媚者。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逢。意趨其吉。反罹于凶。自昔伯鯨。肆直亡爲厲墟。聞人順非。爰喪厥軀。伍員子子。奮殉屬鏹。宰嚭佞夷。身死名虛。然則凡物之理。木不願材。斧斤亦災。雁不能鳴。身或遭烹。客又何以忍默恕行。愿懲鉤錄。規人于選懷之圖。懼予以狗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不能。竭搏象之勇。或不足以御蠅殫。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慧。竊比古狂。未悔用壯。兀傲嶽崎。與世骯髒。而又念大奮身蹴爾。抗志嗟來。踣厲而蹈。不顧幸媒。吾惟思所以得正而斃。求獨免于詭隨。吁嗟乎。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增武某謹以羊醴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露痛覆所天藐孤妹弟遺我後艱問飢孰哺問衣孰寒覺踽踽有涕汎瀾賴夫人力恤此顛連攜之持之與抱與眠積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遊于梁佐我婦子戒行趣裝手緦補綻齟齬而強勉之就道宿以春糧賴夫人力不予內傷其後頻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驚顏孔黜賴夫人力時左而右余情不悔又焉長往留滯京師如絆羈鞅當戊戌歲天行或爽日至無麥食安所仰痛與謀歸急切搏頰矧逢水溢漂沒決囊嗟數口家日哺待澆賴夫人力勤無與兩督余弱息載績載紡竟脫艱厄不假負襪比歸憶之寤寐猶悅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了孰與會哭二女淚焚我哀憤踊呼神之聽如是禍酷目其可瞑尙饗

授堂文鈔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三峯寺在登封縣西八十餘里。地幽而阻絕。故人罕至焉。歲癸巳。予授徒于寺之近邨。閒爲之遊。寺老僧某者。喜予至。爲設蔬果。輒歛終日不厭。久之。乃爲起曰。自吾居是院。剪除荒穢。賴衆役而成。始積有地若干畝。而又轉募取資於人。人以致其餘。蓋吾所以得之之不易如此。今垂將歿。慮後有不奉吾法者。蕩棄以去。則功悉廢矣。願因公文示之。俾其勿忘勿息。何如。余曰諾。後閒歲。必致人以請。而文終不果爲。又未幾。予窮走京師。留滯者又數年。比歸。則老僧已前歿矣。故予始悔夫向之憐其老而始許之者。今重無以酬其志。爲之感且悲也。方世之人。牽于田廬衣食百物之奉。極早夜而營之。又窮年未有以已。其心感焉。然苦不能脫也。于是佛之徒出。羣聚罷民。俾易而從彼之教。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仰給于人而自足。無屋廬居室以棲。無制度規爲。以禁以域。泊然一無所累于心。而後徜徉徙倚。縱恣于極樂之鄉而歸焉。其說奧美通脫。味之浸淫。不可以意極。故天下爭樂爲就。其庸者惑顯達者慕。位高而有力者反爲之倡。奔靡波逐。壘壘然相偕以起。雖欲挽之。其道固無由也。由是觀之。則彼之所以勝天下者。以其外物無求。有以自勝故也。今佛之舍盈天下。而其徒能守是者。誰與。自京師以至通都劇邑。勝跡窮鄉僻隅。荒陬漠野。人力之所不至。皆有其徒盤踞于此。然而其人率皆頑鄙。不自顧藉。幸爲其身謀而已。彼于所欲嗜好。有甚

不能忍。故好爲植財而營私。往往乾沒于興功勸募之費。蓋其計已不遺豪髮。而其中之最狡而黠者。尤能誑誘天下之衆。爲所傾貲竭囊。斂入以自肥。而以其所贏置膏腴。甚者田兼千畝。飾緇服羣遊都市。反爲貪悍無賴者所笑。則彼之中。果何有也。夫其中無所守。固自有以擾于內。則又從而役之。禍福生死。利害得喪。必益無所以固。于是視其師之說。或若浮寄焉。其心將必厭苦不勝其瘁。思欲翻然而易趨。亦其勢固然者與。然則今之浮屠。固其易變之機與。而世儒不思于此。乘其怠。以急從而奪之。脫其徒有矯然者出。又豈可遽易也與。當老僧之乞予文。方于其經營所置。若獨矜之以耀于後者。彼亦不知其爲世誘所奪也。而予當時未有以告之。今其沒矣。重以吾之言發其蔽。使夫爲之徒者。知力于吾之所望。其勢順而其返于聖之道不難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與少白書

辱回書教。愛愛深篤。皆欲要某至京師。迫于一見爲快。某自惟朽鈍。久爲世俗所棄。而少白相望過切。必使不肖常在益友之列。私衷悚仄。真不可言。所示于汪君處。措置一項。遠蒙寄惠。受賜之間。赧然而已。往在京師。與少白諸昆從。皆辱游好。比聞方叔忽已去世。念人生奄促。堪爲賢涕。某生平頑劣。幸于拙軀中。豪無疾苦。近爲痔病所牽。精力亦漸耗減。坐每兀兀思睡。舉步輒喘吸不寧。又百憂煎促。苦不知擺脫。羸已白及三五莖矣。兩齒日齟齬相觸。下食時。惟煩用緩頰。以輒嚼送之。蓋孱然如一老人。早衰之徵。思之真堪憫笑。前與一鄉人話及閭閻中。凡某舊相識者。自二十年凋零日盡。四方交游。如方叔才而少者。近亦不幸奄喪。用此日夜悼恨。恐一旦倉卒。漸然就滅。則此事遂已。然又苦貧。不能不爲生計所累。或于旦暮間。人事少謝。便緡故帙。隨事割記。遇古人漏義脫文。時能補緝一二。幸稍有所得。輒狂喜不已。既乃痛吾師早世。不及抱其區區所見。得一就質。捲卷三歎。繼之以泣。蓋某自度。年且四十矣。旣已聞道不早。而綴學再無所成。幾虛爲一世人。竊計少白必達。但祕之。恐向外人道及。適益詬疾也。歲內旣畢先兄葬事。艱苦異常。丐貸俱絕。日或再食。不能相續。值風雪瀰漫。竟旬不休。閉門隅坐。思于日用。宜自爲料理。早食及午飯。約以小米作稀粥。外用黃豆磨爲細屑。雜蔓菁蘿蔔諸莖葉。爛煮成團。用椒鹽醬食。辛溫可味。京中豆腐。日與妻拏共飽。待已下腹。嘻然自得。戲以此食物名爲乳雪飢飢。用相詫異。數語爲好事者收入。詩料。翻覺虛谷食譜。又增一味。少白觀此。得無失笑邪。某負性不解與市人作緣。近從實當家往返不絕。如春將至矣。敝裘旣

謝當須以易春衫。由是自春而夏而秋。數與此輩典實無虛日。某遂以此坐憊。近且一絮袍不能贖者。二年于此。此等瑣狀。累幅書之。亦不能盡。少白札內。每怪某不能盡言。比言之覺饒舌矣。舍弟近在河北。與三姪太初相處。想已安之。不至過煩遠憂。在家諸姪輩。某嘗勉以樸學。久之。當自領取也。同人最喜相邀。入醉鄉。酒家遇吾儕過從。必開煖室分坐。或至夜分。圍爐共酌。笑噓謹呼。間以春蠶浮瀉。醞氣盎然。其中麵蘖蒸鬱。如羣蟹鼓沫。噴淳窳萃。雜沓入耳。于此興復不淺。數事本不足述。以少白雅愛千里犀命。欲知某起居爲慰。故漫及之。前讀少白書。情詞沈摯。筆力亦馳騁絕倫。譬如導源自崑崙。其滔滔千里。一瀉過此。可勝窮邪。他作想必稱是。欽佩欽佩。某前作札。乃五姪粹初用六書體代某寫。其字體詛亂。謹以少白所指。命其自正。此札亦粹初寫。俟少白閱後。尙懇不惜遠爲教言。小學廢久矣。僻鄉更不多人。須其勉成之。圭峯禪師帖。某實未入目。但信手書之。用以規大尊。不意遂乖謬。乃爾。歐陽云。某何嘗請儀禮。疎舛之罪。殆同此陋也。某頓首再拜白。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日。

答郭方山書

辱惠書教。披讀之下。感念不釋手。某十餘年前。便耳足下之名。惟以夤陬無似。不足自見。遂未敢晉交足下。庚子歲。某在鎖院。適李書源與某鄰號。縱談至夜分。說足下詩文。皆超逸絕俗。歷歷在口。某益慚悚。恐未有以當足下之目。不意昨在大梁。遽邀知愛。歡如舊識。喜慰過望。殆不可狀。某向從京師歸後。僻居里巷。無復朋友切劘之樂。自得交足下。備聞善誘。覺胸臆間痞結瘵積。忽已頓消。抵家以來。窮處如故。又追賤累。觸緒叢冗。愈念人生聚首。造物皆有措置。恐于吾儕一二窮交。更不容久相投契。承約汝州之行。某已神馳累日。迫欲與足下及文亭一晤。然此奇緣。須至相見時。乃可必現。既起行無期。遂已。遽達左右。脫因循不果。重勞足下。縣憶爽約之愆。恐益不堪也。所示鄭州牽閣記。倩某代作。此在足下。不過曲爲獎借。欲使某文字之末。得附足下。冀以見知于世。然某自揣無狀。何敢妄思下筆。下筆代他人。猶且不可。況足下爲某素所畏者。反不知顧忌邪。往時鄆城趙興一。丐某爲其先君子作一墓表。于義固無所辭。脫稿後。便付與一。屬使自爲裁削。或俟某稍有進益。當更爲點竄。聞興一遽已上石。今八年矣。思之每爲汗下。又趙和聲好稱說予文。偶得某謬論數篇。皆少年無知之作。渠喜事過甚。命其徒輩傳寫。有舞陽王生誦之。頗能上口。前適相值。爲某道及如此。令人措愕。大恨欲死。蓋某向已自發其拙。殆爲世所姗笑。今足下又藏其大巧。反使某代斲而傷手。某尙何賴焉。八月十四日夜。登萬歲山頂。某十年狂態。又蠢動矣。不謂足下昨書尙垂及之。因感足下意。漫爲七言古詩一首。函遽未及錄去。亦俟至汝州。當出與文亭共閱。閱畢。

卽棄置。不欲使此等無益之詞。再入世人耳目。足下想必喻鄙意。令郎病起。以吾儕貧薄。調攝方艱。足下須緩向汝州。不必如尊夫人在室也。言之浩歎而已。良會非遠。書不具懷。九月初七日。某頓首再拜白。

答王居敬書

頃過鄒州。在旅舍。要足下一晤。比曉。函遽西去。不及一詞留別。抵家。又無緣致書。奉問起居。昨初三日。遠辱手教。良深悚仄。某少時處鄉曲。不過于應舉之文。粗識法度。爲生徒課誦。已爲時人所怪。偶一過從。接談及此。動成齟齬。某每思之。尙爲灰心。足下昨示書。復要余近作。欲寫一兩通。爲言諸從遊者。迫于索觀。不知足下從遊者。果誠好之邪。抑果篤信足下。而後以足下素所好爲所好邪。若誠好之。彼亦自有癩癖。恐與吾儕日相習。乃益不可瘳。足下安用持吾儕枯朽之途。驟相處置。此大不可也。某生平所爲文字。十餘年前。多掎摭史傳。詆訶古人。往往不得其實。而強爲之詞。某嘗私怪蘇氏父子論著。其用意或有激發。而文涉鍛鍊。擿摘萬端。恐後生淫于其議。而不善爲之。轉益刻覈。致成險說。于是一意焚棄舊作。思于古人立言。不過爲明道發事兩途。然某墮廢日久。學不加進。于道何所知識。惟頗留意當世之士。或有潛德逸行。埋沒里閭。窮老不見聞于人者。時爲採緝。向人傳道。脫然忘倦。其子弟中。聞某頗好事。欲求爲一誌銘之文。亦樂爲之。而尤苦于史法不諳。故近文雖具一二。亦未敢就正足下。足下與某別已七年。不以某之自誤。垂于無成者。遠相憇艾。反使某再誤他人。以重吾過。益非所安。足下自戊戌歸班。需次。想已不遠。暇時須檢束。不可仍蹈舊日豪習。此語闕略。在世俗實不宜耳。足下知愛之深。故爲一言。秋寒幸自愛。不宣。

弔黃仲則文有序

歲癸卯冬十月。余過襄城。訪李書原。其日爲月之二十日。辰加於寅。術者往推余命云。寅官位也。時上有庚破之。主逢隱憂。多小有厄。余默以舊事隱度。信有合者。是日。自舞陽北境。曉起緩騎行五六十里。薄暮始入城。抵書原學舍。適書原爲人所招。因獨坐敗屋中。至時已曠黑。書原從外歸。掛余未終。遽曰。某頃自汝州。聞武進黃君死矣。余驚詢良已。乃爲長痛者久之。方丁酉歲在京師。余始交仲則。數語所知者。謂仲則奇逸絕世。然不知蒿神以養其和。非于世屯塞無所遇。甚且天以死酷之。桂釀蠶。璧蘊瑕。珠駭胎。凡物之至者。尙以其美自戕。而以自累。仲則安能逃此。聞者皆歎曰。然。辛丑復遇仲則寓京師。病寢一木榻。出新著詩兩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興者。持示余。且起且太息曰。景仁憊甚。脫不幸死。奈何。余視其貌過戚。強慰之曰。君何遽死。君才猶未盡。天忍奪之速邪。仲則是日爲余謀設一飯。飯已。別去。自是絕不復聞。昨歲陳秋士報書云。仲則今復游西安矣。頃復聞其沒于河東。蓋其客死如此。其尤可哀也。仲則生平著詩若干卷。竹眠詞若干卷。足以自見于世。故余爲文皆不及。惟因其所爲。世目所疑而見疵者。舉著之以誌其微。使後不惑也。文曰。

古盛名之垂敗。始皆累夫失身。況士窮途而易感。尤淫涕于露巾。于是思有所挾。以求于世。莫不爲有力者之所釣縲。使甘心于養象。致漸比腐鼠而孤狔。昔有唐之二子。維李與柳。其軼羣。然如太白之揮斥八極。超滅無垠。尙俯首以入陷。坐見汗而不申。矧子厚之勇爲而不知顧藉者。又焉得不黨夫叔文。方仲則

以其才爲世慕。雖使縱橫顛倒。揮霍紛紜。人猶接以不倦。目爲國士之珍。脫一不幸。而誤有所合。將長愧
愧以終身。故其汎汎然與世途之相逐也。招之易狎。卽之可溫。及夫一不適意。而自以掉臂不屑者。橫如
龍蛇之難馴。嗚呼。仲則已矣。此誰與聞。吾故以己意度之。使世尙彷彿想仲則之真。嗚呼。仲則。其尙與聞。

余少雲哀詞甲辰正月三日

余少雲諱鵬翀。安慶淮寧人。乾隆歲丁酉。年始二十有二。自攜裝游淮陽。歷徐豫秦夏。所至必擅其勝。然悉發爲詠歌。得詩若干首。入都謁其師翰林侍讀學士大興朱公。遂大爲所稱賞。是歲。予方游學士門。初與少雲識。少雲獨漫爲諧語。而聳肩支離。貌若可笑者。坐人皆屬下之。予亦未甚異也。其後與予應揚君懋珩校書之役。居館中日久。益相歡好。始盡得其所蘊。少雲於學。不尋章句。務汎覽。上及子史。旁貫百氏。傳記小說。入目皆能記憶。往往自馳其辨。或與人商略。尤喜出于卓詭。弔激橫驚。旁睨。卒一歸之。肆應不窮。方在館也。同儕皆少年。樂與少雲暱。就以故少雲醉呼酣歌。謹嘏跳擲。迄終夜不疲。時鑿窗隙。輒便旋其上。同儕者日不勝其擾。乃相率引避。少雲亦置不顧。而獨與予狎。後謝楊君去。爲某校修一統志。精力過絕。於古人有所迂舛。錯置纖微。洞徹發問。摘隙動中。要妙初若不經意。而辨益賅。久之。工校勘者。皆歎其敏也。所爲詩近千餘篇。比物連類。恢奇多端。其長句尤雄厲魁傑。獨出于時。然卒不幸而早世。蓋其才之難成如此。悲夫。命矣夫。當在京師。少雲迎其親。僦寓日南坊。與予館學士攝英書屋比接。故予交少雲垂四年矣。皆未嘗終離。己亥夏五月。予館樂亭。少雲亦客清苑。逮秋。予病歸。而少雲亦適至。因驚喜。累日是歲。少雲再入舉場。與兄伯扶報罷。未幾。其祖母殂。謝越歲。眷屬又南還。少雲更困。無所遇。惟寓法源寺。朝夕吟呼。以自娛樂。及冬。聞余之歸也。手治具。召飲。飲酣。忽垂涕曰。吾儕終不聚矣乎。予觀其貌。若甚傷者。私怪是語爲不祥。後期日。在廣寧門外。握別。時予已上輿。且行且延望。迫日夕矣。少雲竟不如約。乃

馳行三十里抵宿所。就枕終不寐。或如有撼頓者。遂驚遽以寤。因不及曉而去。庚子歲冬十月十六日也。辛丑予復至京師。晤其兄。聞少雲又在清苑。予南還至保定。在旅次。獲一老役人。知少雲蹤跡云。頃已屆武清數日矣。入城訪之。良然嗚呼。天乎其厄吾二人。一見竟終不可乎。少雲爲繆豪。不失古法。工寫山水。用乾皴筆。徑間遠。益可喜。有好事者求之。輒應手揮去。嘗於苦寒。僵指皸裂。凌晨獨掩敝裘。躡履不及。頰面。卽呵視作數幅。縣板壁間。然後食。食訖。又作如故。予戲曰。畫博士良苦。少雲意殊不顧。數晤之。乃慘然言。吾迫爲老親製一衣。念非是無從出耳。予感而心泣者久之。然少雲亦染豪習。侈于服飾。務好爲鮮明。屢遭窘絀。終不易。故予每爲少雲憾。少雲亦不以予盡言病也。少雲有雜著若干卷。未及貞錄。他日訪于其兄。常敘而存之。少雲生某年。于其卒也。年蓋二十有八。乾隆四十八年某月日也。余著其略。爲詞以哀焉。詞曰。

予昔悼逝者之奄促兮。今斯人其又云亡。蔚東南之秀特兮。奮逸步而攀芳。少薄游于淮海兮。後歷抵夫宋梁。覽洪濤之春籟兮。指汗漫以爲鄉。馳西極于秦隴兮。閱關山之悠長。返吾轡以北蒼兮。又感遇于上京。信翹翹而鬱發兮。轟鱗角以崢嶸。忽垂翼于無所兮。倦乃謀夫稻粱。非吾土其可懷兮。欲稅駕乎江之鄉。何所際之厄邁兮。渺歸路以彷徨。迨大患之漸極兮。悲契闊于永傷。空廬掩而日暗兮。屬宿草之榛荒。奠桂糈于冥寞兮。屑予涕之浪浪。

與李仲謨書甲辰正月

仲謨二兄足下。歲內十二月廿七日夜半。聞前使人歸趨問音耗。得接手書。讀未及終行。知敬堂頃已去世。驚惶頓地。竊念自丁酉入京師。因循寄寓。凡日所接近者。皆與私心大繆。惟一過敬堂。便悚息如有所畏。其後某將告歸。敬堂爲設酒具。招飲竟日。送某步出正陽門。尙緩行近三餘里。越歲辛丑。某附北上者。致書尋承已達。獨敬堂答書。竟爲人耽閣。是歲冬。某再至京師。又間歲。復荷枉問。其書至爲切劘。大指謂某成名優養。正講求純熟之時。宜以及時精進爲望。某于是愧仄累日。歎以某之奔鄙不肖。忽爲敬堂所收。益覺有以自壯。去歲二月。接敬堂一書云。比者羸疾困頓。聲嘶志瘁。某悲愕無措。然恃有同人北行之約。不久卽圖相聚會。事多間阻。至八月得晤足下。十月間又過李書源。接聞敬堂病狀。皆與前書符。然某猶私以敬堂固天以俾之扶翼世教。宜有神明庇相。使其體少違和。便或當卽痊可。然竟不意奄促至此。敬堂平昔所學與守。自以孤直。不諳于俗。其刻意自力。爲人所不能爲者。多在家庭一室之內。益復不樂爲世所聞。而官位又未盡充其蘊。故人之知之者愈少。或間有聞聲附合。轉相稱美。亦于敬堂不過偶涉其粗。至如某之相從。最爲久故。又獨計生平。幸有以植立。亦非盡無識知。然自庚寅與敬堂同鄉舉。迄今已十餘年。尙不能窺涯涘。其惟間于晉接歡讌之餘。得從耳目所濡染者。少見一二。況世多鹵莽。更復何望。昨聞赴後。卽欲以某所見知者。爲敬堂草作行狀。操筆數下。感咽終不成文。又世系尙未盡悉。故近亦中止。敬堂不朽之故。何所藉于余文。然余自以此中區區哀誠。展轉不能遽已。幸于一言託之。冀逝者或

見聞而已。聞春融方可歸。汴道路經費。想更不易。未審足下遭此荼毒。作何支持。老親在堂。門戶衰謝。惟倚足下一人。尙強懷自愛。不宜。

與朱少白書甲辰五月

十一日接足下閏三月十六日書。感咽累日。某自辛丑見別。百計圖欲聚處。垂三年矣。而終不如約。某私念區區頑質。幸爲先師識愛。及足下昆季眷戀。昨因程內翰至陝。已懇致王邦伯。述某明歲決北上。幸勿過強。然須早自爲計。當于十一月解館歸。便宜抵湖南。往返不過三月。即可戒行。但此緣數亦難必遽諧。幸勿過爲縣憶也。書內聞方山云。某病軀孱弱。近誠有之。然足下偏聽方山。視某讀書過苦。反覆敦屬。使某慚負之餘。更爲失笑。方某少時。沈溺文字。拮據古人。得獨相嘲噉。忽已坐廢歲月。後聆先師終餘。乃稍知讀書。抵家又苦生事窘縮。營辨拮據。動輒累旬。一歲餘閒。尙不得三數月。其間慶弔酬酢。錯擾又不可耐。因決意并日兼夜。窮思力爲之。是以精神耗散。然亦由性之所樂。實不知疲爾。不謂足下持姑息之慮。以愛故人。竊于鄙懷未盡也。予近館陝州。山居瘠隘。肉價半倍京師。園蔬無他種。僅葱韭數色。皆滌大河。販自平陸。市傭浸置山泉中。隔夜始漉出供買。至日中便腐敗。又諸物亦無可食。故遂不能耗費。此最與某貧相宜。士風樸茂。喜讀書。酷熱至夜分不倦。諸生聞某勸人讀三禮。左氏諸書。不惜價購置。貧無力者。亦日鈔記。摘疏義。內糾結難曉者。質問不休。又多不善趨走。遇官長下學。視如畏途。往往羞縮在後。或終閉匿不出。此更與某疎慢相宜。但有一事不欲言。言之亦係某宿癖。惟不慣與熱人宜耳。數十年來書院一局。半爲游幕食客所據。一旦俾蠢躁如虛谷者。廁主席。此凡與某有謀面之知。皆度其不宜。而足下尙用垂詢。奈何不相知若此。京師中倉卒無能區畫。某到日再作處置。近亦無他愁思。家費粗可就贖。酒直

終月不飲。飲亦鍾睡。無復昔日狂態矣。連歲海內知交。半就宿草。近畏友如敬堂者。且亦奄逝。意恆悼喪不已。思爲敬堂作一行狀。遍計所知。使知斯人所蘊如是。而所阨又如是。益恨吾輩虛生爲世間一頑物。此念足下雖數相勸曉。終不可解也。程內翰在陝。負病庭怯。逮行尙未痊可。此老謝世。又少一古人矣。書詞繁猥。以鄉人行遠。又值病瀉。小愈。作字益潦草。幸惟矜恕。五月廿四日晡後。某頓首再拜白。

刑部山東司主事陸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琴浦其上祖諱伯臬當明永樂中自山東遷順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入本朝者諱蔚然以孫貴馳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大興蔚然四傳至諱輝者更隸河南開封之祥符今爲祥符人公高祖思恭誥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濬根誥授中大夫由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軾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瑞州有子十一人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爲公祖考誥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奇節生五子其次曰輝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署獲嘉陽武襄澠池知縣凡四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于獲嘉丞署是爲公父公既位于朝並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略獲嘉娶海寧衛守備曹公鵬飛女累封太恭人有子二人公於次屬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壬戌丙午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是大異之方五六歲時公父官獲嘉署有園僻潔綠土多空穴蟲蟻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且四望誤置足蟻間父不怡目屬之公懼因長跪固謝其幼已善承教如此乾隆庚午父歿公九歲弟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夜刻苦旣而行益修謹有聞其所爲學資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于經史百氏記注疏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覬知于世如是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學政試入爲府學生受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後應督學試輒異等更爲增廣生丙戌丁亥連館舞陽典史范君署教其子舞陽縣某者雅重公會縣以歲試校士屬公閱卷公

初移縣署。夜分方假寐。如物頓撼之。遽卽坐中起立。恍惚出。覩見女子。遂巡簷下。再拜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污以死。願因公雪之。公驚悟。當是時。縣故有獄。富人某逼鄰劉氏女。女誓不從。遂縊。而某狡悍。厚假省隸多爲地。因詭曰。舊有染。獄頗不決。公稔知之。未發也。比夢。益感其烈。卽懇知縣事者覆案。益力案之。具如指。立寘囚于法。一縣爭譁以爲神。庚寅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座師翰林院編修。南康謝公。刑部直隸司員外郎。今候補國子監司業。上海曹公。房師舞陽縣知縣。湖州沈公。越歲辛卯報罷。再應壬辰會試。獲中式。座師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武進劉文定公。故兵部右侍郎。滿洲奉公。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鎮洋汪公。房師爲今翰林院編修海寧祝公。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引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得蒙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翼日再引見。復邀上知。擢用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疾歸省。奉母居里第間。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京師。任山西司額外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時上駐蹕熱河。需回鑾引見。然公自是已憊矣。公初不樂爲法吏。旣任事。亦無所避。其斷獄務持大體。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值有疑讞。多爲所曲宥者。自在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構連叢結。冀有罅豁可求生。累終夜不寐。有間輒上之。雖數遭訶駁。卒不屈。公居部試事。三年期滿。議奏留。故刑部侍郎嘉興錢公。意獨遲未決。謂曰。吾故不識某。奈何。人或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曹邪。是向好斷。斷爭致辨。卻者。吾久識之。今因奏題。乃始知名某。誠宜留。卽手押牘以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歐死。獄驟轉不可詰。

民婦屢上訴。始獲飭員檢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誣告。蒸檢者律婦罪。遠徒宜準入贖。公違劄牘。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而婦猶不免以罪抵。自後人親死。其孰奮身爲理者。議再上。遂決。婦竟釋無他。遂犯王錫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更末減赦歸。人惴惴無敢闕歸。必欲邀文爲符。迫歲盡。印空不可得。衆議且置獄。公獨不可。謂此繫囚。已顛撼數千里。設再入禁。數日瘐死矣。乃視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紉禮。宛轉屬之。遂仍與俱歸。凡公所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始公與同官謁故刑部尚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依外有司禮。德公素抗直。不樂曹吏趨媚。一見輒驚。顧自推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諸曹何爲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接後進。讜談必盡其情。或數請謁。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卽知自引重。至有爲公擯棄絕不與通者。亦歎曰。君子退無後言。與人交不爲面訐。有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官有他誤情。迫急欲屬累公。而公且挂吏議。獨引身任之。又隱護終不以明。平居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惰容。旣疾。聲暗如嘶。氣衝逆。公度將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託醫者言。居宜靜攝。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日強入內慰安。疾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甚。人母或過省。起迎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比歸。臥喘汗若吼。唯餘息存矣。然母徒望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歿。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少有起也。夜治燭披牘周覽。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卻之。會所司有成獄。公一見卽命車。或阻之。曰。公憊甚。公曰。分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父兄增。歿單縣。厝黃龍寺。寺

垣圯于水。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發視果驗。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顛蹶傷甚。間歲復入官。又積瘁。遂迨于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出涕。書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罪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詞尤哀。公生乾隆七年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谷家莊先塋之次。以張恭人耐。實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子一大軫。今四歲。送公喪。意皇皇如慕。見者歎息。且喜公宜有後。女四長。適丁丑進士。內府中書科中書。汝州王君巨源子孝方。次字庚子。恩科進士。假師武某子穆淳。二。未字。四。後公之歿八日始生。今猶未晬也。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強求之。終不出。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之文。未敢一出。求正于人。何日得僭足下正之。余大喜。詫于衆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稿。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詩多近所爲。亦非定本。然讀之簡直雅奧。皆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錢譜。旁搜曲證。有補史志之闕者。章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于事。而在事又重不自銜。然私冀于公遺文內。有以抗志述懷。庶可想見公之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于公固亦無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頗引用爲憾。故予謹以所知見。與聞之公故舊游從。略所傳道者。綜列一二。用祈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授堂文鈔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動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既平羣酋在獄獄號難治富某獲譴慮罪不測自戕死前司提牢廳坐踈縱被重劾衆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上官某舊爲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爲某所舉卒力謝已由是益與左久之提牢廳需員故刑部尙書滿洲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具題某意別有屬知議不可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肯復出邪德公曰吾正樂引恬退吏以諷諸曹幸如議議上獄卒隸皆走賀得人時四十五年七月某日也先生旣蒞所司周視牆垣檢刑具錄衆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某犯久貴重自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常緹禮事之先生躬入獄命役走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頗有謁某犯不爲動再命再不出役色懼遂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趨去告制府吾奉命來視囚幸屈爲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坐自偏俯引坐東偏故謬爲曲謹守罪人禮以窺先生意先生視之殊無人則大驚奪氣旣坐某犯謾爲大言曰予倚國家重任出守封疆三十餘年今垂就木矣何顏復受戮俟少間卽瀝頸血汚此土然念公起家成進士例將補郎官慮見累奈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爲國大臣義不

辱。然當被逮。不早知裁。既迫入獄。尙隱忍幾不死。又欲不卽市刑。漏顯誅。何懵懵也。某犯氣沮喪。頗言他事。以自解。其後在獄。乃斂戢不復爲橫。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竟不一見。某遂赴甘肅。有副行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某輒先入。自據牀倚枕。以下吏禮屬副行者。副行者旁睨愧恨。故知某爲先生絀服。卽強謂曰。公識提牢李堅邪。某曰。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鄙人幸以族屬得弟蓄之也。某笑曰。渠自堪畏慕。足折老夫爾。君輩安能望此人。傳以爲語。

祭李敬堂先生文

嗚呼。天有間氣。昇秉于公。胡又不弔。遽遘之凶。公少也孤。刻意繕躬。閉門獨晤。道凝德充。上窺窆奧。疏抉醫蒙。學爲經世。蔚矣儒宗。初舉于鄉。謹盜閭里。僉云待命。將自此起。比歲在辰。升諸進士。帝簡在心。邦國是倚。擢治邦憲。俾佐刑曹。矜慎明獄。鎮用不囂。閱茲閩土。叢棘萃鴉。畏寅明刑。自隕狴牢。有司忝罪。同官規逃。大吏申命。以公攝曹。當事不避。身敢言勞。典守三月。靖其譁呶。長揖上官。固讓于寮。公之進退。一何翼翼。部務紛沓。率由吏議。銜牘曳尾。視已成事。公奮而起。搃腕心恚。曰吾司刑。以命爲寄。瘖瘖同聲。非生民利。歷階升堂。平反數四。屹然其勇。矯哉不避。同隊入者。縮項旁悸。有縣具獄。爰自江西。婦理夫冤。痛慘刻肌。屢遭訶駁。當婦以欺。迨後檢骨。傷暈始疑。寘凶抵法。婦罪不移。公時披牆。哀此惻嫠。手削舊議。婦免其羅。亦越七年。延平秋讎。夜燭治書。聲暗淚漣。庶曰獲生。議獄惟緩。孰謂數窮。奄忽就殄。病環醫門。戕及盧扁。逝者如斯。從古云罕。公筮仕初。秀冠羣列。習熟脂韋。畏公子子。或肆詆讞。恣其媒孽。公哀若曹。誨以不屑。漸乃愧慙。否寃而結。聞公之隕。亦涕如屑。我有髻僕。奔走偕來。因緣識公。淚下垂慙。會位聚哭。壺容若哀。匪直人戚。神實相哀。昔某與公。義惟師友。某狂而駸。憎茲多口。負氣盱睢。睥睨儕偶。從公四年。乃破所守。懷我德音。是掖是媢。視予冥頑。期以不朽。重託婚遘。要約于久。昨寄予書。詞不勝悲。聲嘶志瘁。其又奚爲。曾不終歲。奄及大歸。官失其殉。士喪其師。斯人長棄。理其可推。我最公迹。遍赴所知。凡其懷蘊。實亦多遺。嗟神不相。空鬱其奇。我之悼喪。淚竭于斯。

祭程內翰文

維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七月朔某日某以酒果之奠遙祭故翰林編修魚門先生之靈嗚呼髫髻今遂云亡夫孰使君踣蹶顛質垂已歸老其鄉而曾不以一息乃疲于道路以死且僵余昔歲之守京邸悲不學而面牆紛異說之與構迹有似于亡羊常時不棄予之閒淺尙顯示以周行自筭翁而外恃君有與扶將且筭翁之引士類以身爲之倡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耀於世者二公寢食爲之不遑及夫筭翁旣背士皆淹抑以摧藏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豈徒吾徒之感嗚呼君之少也推棄所有不富其囊思與當世瑰琦之人接庶幾遠觀周覽與古相望故其浩然富溢于中者或歎如海若之洋而時出以辨言微中談諧披猖此多在世人之目余亦不具詳惟悼夫失海內之所望慘余情以中傷嗚呼已矣君之西去面已深墨而無光歸忤忤不能自釋然孰云遽罹其殃魂兮歸來吁惟茫茫

寄上王觀察書

某疎頑不學，竊惟在鄉曲課徒，尙懼不稱。今歲春，遵承執事延主召南一席，受命悚息，爲愧且恐。旣又惟執事專蒞一路，宜有四方游士，爲有力素所推譽者，庶可仰副盛指，不意執事因緣過聽，獨垂意于抗拙，不能自謀之士，因遂身忘其愚，無所固讓。會六月間，進勦回匪，兵事倥偬，某乘鄉人回車，便道取歸，倉遽廢禮，比宜棄絕。昨猶累枉過臨，敦諭就館，以某之不肖，重爲執事所厚如此，故竊計自前二月爲州牧，馮君要之閱卷，訖發榜後，惟受生徒一謁，適督學案試，以書院與試院逼近，馮君轉辭使以東歸，及再抵館，未終數月，馮君因軍役需此地，又迫使遽以歸，則館內功課，亦已坐廢其半，而今又延滯數月，復假執事之命，覲顏自處，日耗一州三縣膏腴之資，此大不安也。今秋殘矣，到館五十餘日，必當解散，諸生所居多僻遠，至且不能安席，必無所卒業，而某在家幸有舊生徒聚處，魯山李生、靈寶魏生，並亦間關遠來，此數子者，皆部下士也，窺執事所以煦育士類之意，則某歸自召南，亦尙爲諸生講授，其猶奉執事之意也。與在館何殊焉？且某又念生平偏隘拘曲，凡所爲去就之故，實不由乎道，故不能不私望大君子，憐其區區之守，不過抑而強之，如使其佛鬱齟齬，與馮君強相處，必益有所不入，甚乃決裂以去，豈毋以人已俱累邪？檣弓之記云：黔放爲食，以待餓人，其餓人卒餓而死也，則曾予非之，以爲嗟也可去。謝也可食。按後漢傳注引記文，作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某猶人也，不敢妄希大賢所爲，猶終不勝所願，竊自比于餓夫之義，伏惟執事留聽而察焉。

字李生序

李生渡。既從予游。間請所以爲字。欲重示以相勸之道。余爲言之。渡者。濟也。濟必有所依。故取夫大雅皇矣之篇。而斷章焉。以爲生所期而字之。曰于岸。方于岸之居于鄉也。日與其儕從塾師問所業。輒不合意。私獨好古文詞。往往爲其儕所迂笑。愈不顧。後其兄自假師謁予。歸述予所以言者。其心矜而慕焉。今歲七月。翩然偕其兄來請。惟生之意之誠。往返幾千里。必與予從事者。豈非勉之以漸。摩入於道邪。道之至者。非其茫乎。不知其畔。至以不可幾及也。其望之而有涯焉。履之而可尋焉。然非有特立不世出之士。則不能以驟涉。甚且中輟。而幾于頽也。如生之所期。其不溺于世俗之好。而無畏于道之廣且深。以欲徑涉而從之者。固已寓于名矣。則其志與力。獨何其勇與。雖然。生之挾其才與力。以望道。而趨之固迫。欲有所至焉。然迫欲至而至之。其心或亦有無乎不之者也。如涉大川。其始莫不有隕墜之慮焉。及其蓋乎中流也。不自意其至于是也。而氣且矜之。而神且馳之。眩漭沈洋。憑虛而與之游。則抵渤澥。適滄溟。泛濞濊。以極夫無何有之鄉。其又安所從而歸焉。或得所欲從矣。然亦未至夫泊焉以安。則其變怪恍惚。幻杳詭妄之無窮。又不能不以相勝。而所入或愈窮焉。迨其窮也。又有不可以意計者。風或激之以覆。石或觸之以漩。浪或湧之以簸。沙或汨之以沒。腐草折木。亂葦之隨而下者。或繁之則又以中阻。吾烏知其必能有以濟也。然而世之假道以自寓者。方謂夫已無不適。安用自爲之而自域之。故其于老氏之言曰。漂乎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則世爭取焉。又莊子之言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

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則又奉爲趨焉。相染以至于今。雖悉今之士大夫荒謏誕漫。皆由其道而傲然以自恣者。皆是也。故至如以吾之說欲抗之。俾以計夫植其身者。亦當依夫岸而岸。又不能不瀕于水。將或日爲其所齧。非使漸從而頽。則亦或剝或崩。蕩滯汨沒以逐乎流。故于是又可惕也。噫。知其可惕。而益篤焉。則其基必厚。其自植必固。其所居必益以峻。又焉畏夫齧之者衆。而自歎邪。故吾與之字。道其所以尊其名者。爲生勉其歸。用以堅其所慕。其于道庶有濟乎。則生之得予言。豈不益思勵也乎。四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姬府君墓誌銘

甲辰歲冬十月。姬鳳梧卜葬其先考妣合祔祖塋之次。既將事。乃乞于同里武僊。使敘次世行。用以識墓之藏。億故與鳳梧昆季。皆辱游好。且又重以禮請。義不可辭。案狀。君諱廷實。字惠菴。姬姓。世居偃師。其上祖譜逸。不見錄。於今猶可識別者。曰周允。爲君高祖。周允生三子。長之章。次之奇。之英。之奇出爲季父。際太後。易名有丁。終縣學廩膳生。是爲君曾祖。有丁亦有子三人。長固。次圖。圖歸後。其世父之章。有子安生。而固于君爲祖考。實生君。父曰宜生。宜生既老。而安生先亦卒。無嗣。凡兩世再絕而延。皆君以一身承祧。其所處。人歎謂難。方君之少。苦貧也。家日窘促。又出嗣安生。尙逮事叔祖。營費甘旨。冀以博老人歡。或時餬口。且不給。終未嘗言其瘁也。久之。生計少裕矣。君猶務爲貶損。節衣約食。垂三十年。謀爲勤身。取給。不以絲粒仰給于人。而又丐所有以待貧者。自其親族諸姑姊妹。窮多無依。每爲存撫周悉。收其遺孳。凡教蓄婚嫁。孤子女累數人。君卒不怠。雍正某年。君友張某。以事繫洛陽。累且不測。君聞卽奔赴之。方夜未半。行遑迫。失足墮路渠中。急不得出。展轉爲他器物。戕入腰臂寸餘。血流沒踵。君起不顧。行益疾。抵明。馳七十里至繫所。當是時。一衣盡重。殷望之羸。體色無人。君獨強力慰藉。銳身居閒。幸爲某營脫歸。無他。于是傳一縣聞之。皆高君義。君生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卒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六。配劉氏。與君共貧窶。相敬怡然。未有一語言。歲凶。乞者日踵門。必節所餘。分給之。今歲秋七月七日。自鄉居移歸城內。環諸女媳及女孫孫婦。聚立左右。舉生平勤苦。懇懇爲訓。已而覺體小不適。遽曰。願就

寢。有頃化去。孺人生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年九十有四。實享大耋。爲家母儀。迄不少衰。與君可謂合德。子二。鳳梧。國子監生。鳳桐。歲貢生。候選訓導。孫六。模、煇、銑、泉、焯、榮、根、銑、俱縣學生。曾孫四。肯堂、翠堂、治堂、法堂。女二。長適趙夢鶴。次適寇雲程。銘曰。允矣府公。蹈義而終。維身不恤。當難之衝。更百千載。其猶可風。

武敬齋墓誌銘

億之族兄敬齋君既卒。殯于家。且六年。遭君之配又卒。其子永譽。將合祔于兆。遣人走請銘不果。既聞余亟南行。乃離喪次。纒然服凶服。自徒跣垂涕以告曰。先人之存。自少居里閭。非有奇特足震耀于世。而某又無似。無以發明先人之迹。唯叔氏舊館吾鄉。與先人最相慕近。謹以叔氏所見知而樂道者。自狀以請。使幸有聞于後。余謹諾。誌曰。君武氏諱修己。字敬齋。世爲河南登封人。力學好持節概。不苟與世交。一鄉畏重之。乾隆某年。應提督學政試。入爲縣學生。當是時。君尙年富。已著聲稱。奮然自勵。欲勉終始其業。會家多累。生計日益繁。君度事不可他屬。則歲月營度。不避糾結者。凡三十餘年。終不易。竟積瘁以歿。初君遭兄物故。遺子永清幼。君督教之過甚。小有失。輒不怡。累日自惋恨。此吾不幸。驕以成其過。乃引與對。且飲泣曰。汝早失所依。依者獨有叔。今叔且老矣。汝不早知自立。汝雖幼。如失教何。永清果感悟。檢束如成人。君居余西里。里故有社會。司出納者。歲議鄉一人主之。久且因緣。幸冒轉售其欺。鄉人歎爲畏途。有舉應是役者。輒引匿不出。會永清爲人所牽。既不獲謝。君挺出。以身左右其閒。至更易乃已。君凡視永清累如身累。而強力肩任者。皆是類也。君貌坦易。視之怡如也。不好以氣加人。然性尤介立。遇鄉曲細人之不中理者。必面折之。再不聽。卽坐中走避以去。終不復與齒。君生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馬孺人。與君無違德。後君之歿。實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而生則以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七十。君上世不可考。聞族之老者。皆傳爲遷自洪洞。後居

余西里之武家寨。寨因武氏名者也。曾大父三樂。大父加名。父應魁。子一。永譽。縣學生。卜于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君。暫配馬孺人。從葬先塋之次。距寨百餘步。孫一。喜元。女二。長適張甲翰。次適杜其武。余知君者。又重永譽之請。不可以不銘。銘曰。

士不得遇。著稱一鄉。唯躬塞塞。盡瘁無方。士苟而遇。跳身彷徨。窘踏旁睨。貽邦國殃。吁嗟乎君。篤行不遑。以鞭策驚。脫其羈縻。又從擾之。使舞而翔。厥家終庇。道以孔長。是不有政。以顯德行。我誌埋石。潛德其光。

與李東川書

東川三兄足下。今歲正月。在大梁遇怡堂。道足下近事甚悉。又於一二窮交。垂意問訊。使人增感累歎。不盡。某自九月下旬起行。抵長沙。閱四十餘日。捨舟入城。叩足下信耗。乃知數月內。已署永興。某窮水陸走三千餘里。迫欲得故人一晤。竟不可遇。時在省會者。又唯聽思一人。而某且倉猝就去。賢豪自古。以常聚爲難。豈意握手一語。亦見厄至此。某往在京邸。與足下過從。自揣尙頑健。近家居窮愁煎迫。兼值四方知交。歲歲報謝。自朱學士奄喪後。仲則少雲。相繼物故。又程魚門內翰。客死西安。不知誰爲經紀其事。念此中夜氣結。每忽忽感喟。有兒女子之泣。然猶強知慰解。頗欲效莊子言。所謂齊得喪一死生者。庶幾稍可排遣。不意昨歲敬堂。又已淪喪。痛念生平抗拙。不解與世爲緣。後相依敬堂。乃頗知自振。而敬堂所爲。刻意繕行。不獨在吾儕視爲畏友。卽求之古人。亦不易得。然竟且中棄。未能盡究其所蘊。足下聞之。亦用爲憾也。敬堂既歿。家事益凋謝。老母弱息。惻獨單立。以敬堂負奇自重。嘗與世闊疎。而世亦以此相左。動輒隔膜視之。其一二不忍坐目者。又皆鈍塞不自聊賴。如足下及聽思輩。雖幸任一官。亦非窮則病。天道悠遠。必不可臆度。或賴吾儕於萬難措置處。稍爲存恤。用慰敬堂泉下之恨。亦使爲善者。尙知所立。安知天意不假之于此。孟東野之喪。鄭相國能知盡心力者。亦賴昌黎樊宗師諸君子爲之首唱。古人可作。斯道豈遂陵替。願足下一垂念也。某在省。聞有傳道足下者。皆云。鈍守不解時宜。某聞之喜甚。知足下未強如故。若使終始自守如是。益可畏也。永興風土。能相宜否。江山孤秀。詩思當益不凡。向聞足下補傳諸作。如

近有成書。宜以見示。冬寒。努力自愛。

汝石銘并序

李于岸蓄汝石一具。質淡白。扁闊尙不及寸。中寓一牛。猝不可辨。諦視之。蹄、腕、耳、角、目、鼻、頷、胡、脊、尾。宛然也。全其形矣。而不形其形。余觀而異之。于岸乃持以歸。予且爲之銘。乙巳八月廿六日也。銘曰。道壘饑。汝引箱。田礲确。汝剔荒。日陷青芻。而饑渠未央。嗟汝視石。隱其不汝傷。

小石山房圖跋

右小石山房名題。自予困于外。私意年五十後。當謀吾鄉近淮廟北山原先塋之側。爲結廬歸老。畢此生。平經經者。因余少雲達予意。屬之作此圖。圖成。又三年而少雲歿。蓋彼已歸返其宅。予猶憊不知休也。宜其發予之悲也。

感逝圖跋

予小像一幅。亡友李巽凡手摹。時游長沙。過魯山。主其家。將別之前一日。君凝睇。移時而就。圖幅縱廣尺餘。旁寫一石。奇傑森立。有修竹數竿。交蔭覆之。置予頽坐其下。枕溪畔一石。赤足濯流水。目若屬之而愀然不懌。因指目曰。小石感逝之圖。噫乎。逝者信如是乎。則君之逝。其又予所不及意者乎。

送陳象齋序

自予館召南謝歸。而士之追從者。惟魏生立德。間歲凡兩至。其後陳生亦以今歲六月相隨于汝。計其所道。蓋由宜陽之韓城。歷山徑石驛。以達于州。比魏生之來。益艱以遠。而又獨與予不相值。宜其廢然引以爲悔。然輒行不顧。抵偃師。自舍于城隍廟後寢之側。未幾又以病去。嗚呼。凡生之來。其將以爲名乎。抑獨思奮于鄉之人而自異也乎。其亦有聞生之于予。樂從所授。反訾笑其迂者乎。若然。則生之歸。徒斂敵焉。儻于途。以益爲世所詬。將重虛生之來謁。而且以爲生累。故予于生使觀于古人取道所資。必思以天地萬物蕃變不可紀極之數。皆有闕深奧美。非其憫聞隅見之所易盡而自足。于是心識其然。不能不考于載籍之煩也。雖百家叢猥瑣細詭異之說不廢焉。質于人也。雖農夫百工。婦人孺子。以及異類之所知。能皆體之而有會焉。是二者。蓋度夫吾之力足自致矣。然猶不免爲獨學者陋也。于是聞天下之有道而可就者。則又裹糶負笈從之。于數百千里之外。積之以歲月之久。雖舉世迂之。且不顧焉。蓋其所慕者遠。故不苟于隘。其自得之也難。而其託業益專。故于是漸摩及于人材之成。所以應時世之需。皆出之沛然。而無非推其學以施于天下。嗚呼。其有以也哉。今生之學。蓋亦嘗力于應舉之習。其挾所有以與今之士角。當必可以不出戶庭里巷而坐致者。然自昨歲獨聞夫予之說。遂不避艱以遠。而愈與予相比。幾于是矣。微生之乞予言。予固將有以爲之詞。況以生之歸也既病。未卒所業而去。去又覩于向之阻生以遠游者。彼且以益自鳴張。而里之人羣指生爲戒。是必使天下士日皆歸于耳憤然無所聞。目眇然無所睹。心與

志悶然無所知識。將垂老而以沒于世。不復以易其陋也。則予豈能以默也乎。夫士有志矣。然得之難如此。其成之難又如此。皆以人既從而陋之。至其甚。則數亦若限之。俾其無所就如生者。亦可悲夫。予固重傷其志。而又以感聚散之不可以常。恐後此之廢之者。益以累生。將遂頽然廢也。嗚呼。是愈假夫陋者之詞也。則益可懼也。故于生之行。書以歸之。使并眎魏生。知夫同以爲憾也。時乾隆五十年七月六日也。

與郭方山書

六月間。某適有兒女之累。遠蒙足下緜惠。慚感無既。舍弟頽放。向由失學。竟爲世俗所誤。昨已備聞法語。痛知檢束。古誼淪沒。非賴足下諒直。舍弟幾不聞是言。承要二李生文字。已命居來。寫呈數篇。其弟于岸新喪。偶意緒甚不適。而文稿又爲書源持去。倉猝未得副本。俟少暇卽錄去。二生文格高下。自邀洞識。實亦不須區區強爲言之。但某舊頗有意斯道。垂二十年矣。尙漫無所就。自歷走四方。屈指日所交待。如二生精力卓絕。又以孝友愷悌。泛愛周容。粹然有古人質行。且在少年已成。就如此者。蓋罕與倫比。然獨幸以孤羈愁索。百無足與。爲足下一言。竟得士如此。用自豪也。二生近爲詩句。書源老于律法。見且矜重。贊不置口。才難之感。自吾輩得與共此。切勿傳向他人。他人但滋多口而已。寄去拙詩五古一七律一。敬堂行狀一。皆某率然爲之者。尙惟裁教。又夏邑李東川。官湖南。昨與某別。屬某致語足下。願訂爲神交。東川抗直。爲古歌詩。皆堅瘦不羣。然尤喜與吾輩爲緣。信其人有偉抱邪。召南館下舊從某者。張書史外尙得幾人。靈寶魏生。近已受業否。便中不惜示及。酷熱。良自珍惜。

授堂文鈔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前辱賜書。諭以在館于史職甚力。某竊忘其譴陋。妄有所論說。欲質之左右。後爲附書人延閣。今三年矣。而某又鈍不自謀。歲內南走衡湘。郴永。往返幾萬餘里。遭江風吹激。四肢痿痺。心力日就耗憊。抵家益爲人事牽營。無由奉啓起居。方引以爲恨。昨八月忽奉手誨。存撫周摯。尙不以疎慢見棄。不肖命之就謁。遂平。然某近以館汝州。亦其有所不及謝去。而竊顧違侍顏色。經涉亦已數歲。道遠固無可致。今旣幸以望門下。密邇不圖。又自糜繫于此。然其意所迫欲訴者。皆不可不言。不可不爲先生言之之故。然言之又非以書詞可盡。輒附來役便回。以鄙情奉瀆門下。庶憐其拘綴之苦。俟十一月間。生徒告歸。某庶以少展其私。得有裨于萬一。故輒畢此區區之隱。冀惟先生諒之察之也。某恐懼再拜。五十五年九月二日。

再答西霞先生書

八月下旬接讀手諭。某已作書呈左右。頃于九月廿七日。又辱專役。曲賜箋教。感荷慚悚。幾無以容。某自庚子受知。初晉謁門下。卽邀先生待以殊禮。而某夤陋。不嫻人事。又倉遽無所自措。遂與先生旬旬交拜。既拜且退。乃始覺悟失禮。忸怩愧恨者累日。亦幸不以是見棄。其後從見莊禮部。同時謁者十五六人。獨某最爲禮部所識。卽坐中起謂某曰。吾久已耳生名。當時亦未察何由得見。知于禮部也。既時時接遇。同門諸朋儕。中亦多藉藉指目。皆復有意于不肖者。乃知先生拂拭獎藉。日揚不肖之名于公卿間。欲使某稍見聞而後已。顧某獨不幸命途連遭。近且放棄無所事學。年已過四十。尙事尋撫故紙。動輒眩亂。不能根討。自分子先生期待之雅。無所仰酬。昨書內忽以賓位見缺。敦諭就道。竊承先生于某。終始顧藉。爲賜屢矣。頃以在省會叢迫。輒先存問。及甫闕月。又以書致。是凡某之蹇塞。皆重爲先生之所眷愛不已。故惟先生以古之道自勵。欲使一夫不失其所。況某幸以早游門下。得知其乖僻無用。不忍俾其終爲棄物。假以教讀之便。幸日侍左右。于薰習陶染之餘。庶幾有所師資。既拜賜之辱。然尙有以私布于門下者。方數年前。在京師與朱少白面訂。許以丙午歲入都。而少白相望迫切。屢邀屢以事牽。今期且至矣。硜硜之約。匹夫猶不能昧。況以少白孤鶩無藉。凡當時在學士門牆。依撈取盛名于世者。皆掉臂以去。故獨餘一程老內翰。知盡心力。而不幸亦死。某又安忍食言至此。此事向亦爲先生所知。本不欲再及。以先生能盡人之情懷。不能隱。故恐悚瀆陳。伏惟諒悉不一。

與王貽伯書

歲內在署中。接語僅十日。遂爾見別。比行途次。意常惘惘。勿失。自念菲陋。爲吾師眷注。又重以貽伯昆季厚愛。而某自抵家。已迫除夕。間歲人事叢冗。益復不及奉問。昨遠承專人致訊。諭以吾師委曲款接之意。似欲要某少緩北上。然竊計生平區區。終當與少白一踐宿諾。俟冬間可歸。然後歸赴遂平。與吾師及貽伯昆季相依。脫今歲必不獲北上。亦宜坐守鄉里。斷無自違初心也。鄙懷猜謬如是。早爲吾師所容。而貽伯又勉留至此。故今措詞尤切而盡。貽伯與某託爲世好。何所畏避。致書反用世情虛拘。如所云老先生稱謂。覽之真覺愧赧欲死。往時國初老輩。惟待翰林諸公始尊號若此。近後生小子。稍依科名。便妄竊非分。而當世士大夫。又好以虛崇溢量之詞。過爲推許。其實皆籠絡攀援。最可鄙笑。貽伯奈何陷人墜此惡趣。聞署內瑣務盡煩貽伯經理。此正于叢忙中偷閒力學。爲吾師續家聲也。六一題跋。暨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三種。以來人病蠶。不堪交付。三月下旬。某當由大梁入都。或寄之周伯歎處。較爲妥便。窮苦煎迫。終歲廢業。承吾師命。謹錄去金石跋證六十篇。冀爲吾師展閱一笑。此事小小尋討。何關於學。要以博弄之。謂爲之猶賢乎已也。令弟穎悟。如不厭不肖者。便以此意時時道及。亦如舊友常在左右矣。春雨多寒。幸自愛。不宣。

李仲謀墓石誌

故友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爲廩膳生乾隆乙巳夏四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年三十有九予未及走赴踰歲過其家當君之忌日與君知交孫偉卿張西園會哭若初喪之者君方十五六歲時伉俠慕交游與兄敬堂知名于世敬堂行修潔動必以禮法而君落落喜事數與人接喙然大言竊比古儻非常之節自爲矜詡由是人多歎其奇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僮伍不一置意居嘗佯伴不適欲求四方得友有風烈者一當其人或以某告君趨見而返恚曰向殊妄聞此曹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從邪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慕君邀君主其幕不合意棄去間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實君恆不避嫌怨爲之左右其童奴僕御胥吏外內聽役日有常約違輒痛繩之或有驕頑君手扑其人一署飲暗莫不屏懼後西村以憂去君于交代委悉強力綜練條分籤疏事覈其實以故與後事者忤至詬厲不少顧藉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策蹇走三千餘里轉賃以抵里門至是亦倦于游矣癸卯冬十月聞兄在京師疾亟卽馳赴旬餘兄奄逝君旣謀歸兄之柩奉母及弱小南返迨營葬畢而君已感疾形瘦削懶不酬應人獨喜與余言夜分嗽液狼藉喉間咯咯漸如嘶猶不返內室予強之去戒明輒來予坐隅馳辨如故數日予告歸君以所蓄善馬命僕謹護送予謝馬君笑曰猶慕苟曲邪吾謂此馬幸負老統生不虛作馬矣勉乘之何如老統者予舊字所知呼之脫口多如是也予別後歷長沙越歲歸聞君病遣人走視之君答書字跡詰曲不復可次獨其略云某幸依君言今遂獲歿於牖下

終死不敢忘。予心慘其語。歎仲謀竟不起邪。未幾果卒。初君在京師謝弔者。當過一顯人。自具小東書名。投其門。竟去不顧。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狃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禮。且如公等指。卽謹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尙書同儀。獨非僭邪。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于庶人。幸勿復言。聞者羣服其辨。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解也。君曾祖溼根。江西瑞州府知府。祖松乾。候選直隸州州同。父煒。獲嘉縣縣丞。自君之兄貴。並贈君祖父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君元配周孺人。繼王孺人。皆先卒。子大軫。嗣君從兄增。周孺人出。次狗兒。君遺腹生。今王孺人出也。女二。幼未字人。以某年月日葬君谷家莊先塋之次。附獲嘉君墓之右。嗚呼。予交君淺也。然得識其與予所目知者。亦足以見君已。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李府君諱遐齡，字堯眉，官陝西吳堡縣。謝病歸，逾年卒于家。既卒，而君子元滬，實能有文，與偃師武億相摩切爲友。乃因以乞銘。歲凡致書三數，請余故爲之譜次。按其治行尤異者，使書而刻諸墓。方君之初視縣事也，縣界邊地，瀕荒瘠，民多棄耕作，遺山田數十百頃。君稔聞，欲諷誘之，輒親歷田中，相其陰陽高下，度某區可宜黍，某區宜禾，宜木果。召里中貧無業者，約以期日，首興作事，將獲厚賞。又出官錢，假貸牛種，爲經畫其食累，民益趨墾田。因畀爲常產。君凡爲治，不憚細碎，其于吏職尤勤。日訪民所便安，有得皆爲計設，遇事輒推行之。初受訟者，詞接語反覆，具知其陰伏，人咸愧沮，旬旬懷狀以去。或已受詞，卽簽記道里所至，計日立訊。雖盛寒暑終不易。由是遠近知名。傳他縣以爲美。歲餘，有他事當詣綏德，道由某縣，爲爭者擁持不得前。君徐語諸從吏，爲善謝兩造。吾官吳堡，幸無所債事，不宜闖旁屬。侵賢令長權，爭者譁，請益力。君駐車數語，具剖析得實，皆爭叩頭謝。其中受訴直者，泣且言曰：公何日得調某縣，詞曲者遽卽地奮起。麾曰：公當任吾州。何緣復從汝僻地邪？訴直者某甲，臨縣人，曲者某乙，鄜州人，爭微細，相持至數日不決。得君判，乃各罷去。久之，巡撫台公歲行邊，駐綏德。君上謁，台公素知君，接待慰薦甚備。出手密疏付君。君收置衣敗囊中。左右見之，失笑，或竊耳語。台公驟欲叱左右，又重傷君意。比退，呼左右曰：奴輩敢慢廉吏邪？立命大杖譴之。府中震懼數日。人傳台公歸，將以君膺首薦，會調撫他省，事竟寢。君在縣凡五年，吏民懷安，常恐君去職。君亦樂其易治，趨事如不及。適奉檄往勘某縣災農，夜馳驅數百里，中暑溼。

遂移疾歸。後主檜陽書院。授教諸生。以禮。往往至。成立者。鄉人慕思之不衰。乾隆某年月日。君遷疾卒。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君配某孺人。後君某年卒。從君耐焉。君先世籍洪洞。明永樂初。避河南開封之密縣。曾祖集義。候選布政司經歷。祖棻。縣學生。父級。雍正癸卯年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君幼以好學有名。爲鄉里所知。雍正癸卯恩科舉于鄉。年三十餘矣。屢上會試不第。垂老儒。次始得任爲縣。又未幾。謝病卒。宜世人重爲君惜也。君生三子。長元炳。縣學生。次抱桂。卒在君歿之後一年。次元澗。乾隆戊子舉人。嵩縣儒學教諭。與余交。以乞銘君墓者。蓋銘之成。又當君歿之二十八年。實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二日也。其銘曰。

自君之歿。兩子皆貧不自全。然賴授徒餬口。食君之惠。以存以延。今囊殮不輟。餘二十年。噫乎。天道如是。而謂神不福謙。其信然邪。其非然邪。

哭簡河先生文有序

簡河先生既歿之六年。某始入都。復與二公子相依。因值先生忌日。爲六月二十有七。永慕曷極。重以告哀文云爾。嗚呼我師。逝矣永闊。歲徂三週。哀孰可奪。某初請謁。踽步子身。諸從游者。雜沓橫陳。貽譏南郭。夫子之門。今我來止。于誰是存。其存其逝。要何足論。誠獨不意。有如斯人。昔惟我師。洞其早燭。入苙決籓。從爾瓶觸。自師視之。因材而篤。再拜失聲。感予碌碌。今忽云亡。天奪亦酷。誓于師門。不負不辱。師乎師乎。神其鑒諸。尙饗。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誌銘代朱少宰作

君諱進陞字聖勳山東鉅野人前明遷自諸城因家焉君之曾祖考曰惟理中順治甲午科武舉任滿家
嗣守備平榆園安山諸寇亂有功事行載縣志祖考曰有鳳縣學生考曰經縣學生候選州同知兩世並
以君貴贈如其官君初謁選授江南蘇州府同知中溼數月引疾歸奉母里居二十年終喪始出爲山西
平陽府水利同知中間數歲凡署三州一縣二府舉克稱職引例候補郎中離任所需次竟遭疾在籍
以卒君昆弟三人常伯兄早歿其仲素羸弱君獨力撐拄始納粟爲國子監生一應順天鄉試報罷未幾
江賑例出君得入貲由以服官益顯其家君爲人開敏閑習吏法遇棘手叢出輒肩任不以勞自諉其抵
平陽始蒞事也府當孔道所屬皆引汾水通渠民故偷聚爲姦利在首縣臨汾尤號難治方春盛夏自通
利利澤潞河平水諸渠透迤津逮居人率盜決上流溉潤私田其下注灌少漫緩不給受病者羣起糾聚
洶洶緣渠堤數里持械挺鬪擊甚則致斃又水時壅遏而界址適浸沒不可見宿猾愈因以釀患如是累
歲構訟不休案大牽率者積數十餘人君至則手擘臚悉發其隱曲爲計日立程周輪復始蓋大石直渠
左右署曰如約人用指目震讙怖若神明其後署保德州環境皆山陬疊石爲碕岸岸縣接屬以橋徑由
其上險仄難通乾隆三十二年方興役城工民夫輓運木石灰材動遭阻墜創楚爲病君一切罷去獨擇
附郭便善地召陶工厚酬其值率令鼓作凡需用糜煩至不勝記然竟五月而工竣其趨事簡易不病民
如此間歲州復缺員君奉檄再往入境民悉聞關歡迎擁致輿前爭額手呼曰今日幸獲遵我使君一時

傳以爲盛。自是山西在省諸大吏，益知君材且賢。乃檄署寧武府。會屬縣欲因五寨山開木廠，籠利者君力言不便。事遂中寢。後在平陽，亦一署知府事。歲乙未，進勳金川。羽檄旁午，君從騎四五人，往來督治道。雖日卒不懈，而府事亦無他廢。是時君累有績聞，又秩滿，例當推陞爲府。然事輒中阻，知君者頗爲君憾。君固視之泊如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亥時，卒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卯時，年七十。君凡再娶，皆稱淑慎，爲家母儀。元配康，鄆城候選主簿淑身長女。生康熙五十三年某月某日某時，卒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某時，年二十有一。誥贈宜人。繼配郭縣學生靖遠次女。生康熙五十三年正月朔一日子時，卒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酉時，年六十有二。誥封宜人。子六人，長華址，候選布政司理問。次華壇，附貢生。次華城，候選兵馬司正指揮。次華基，安徽寧國縣知縣。次華燠，庚子科舉人。次華型，捐貢生。女六人，孫十有七人。曾孫五人。嗚呼！君之澤，方絳其後嗣，未有艾也。于是又可紀也。君初居家，撫從子恩而有法，尤宜于鄉人。歲祲，出困粟散之。一日立盡。縣四城門，歲久圯不治。君輸財獨任其一，而一里皆免于役。里人迄今猶感念君之義也。君既卒，越三年，子華址將奉君之柩，卜今歲十月某日葬某山某原，先期屬其弟華城來請銘。華城蓋出爲世父後，而謁選居京邸，以乞余爲之詞者也。銘曰：

秩引滿而不躋于升，吁！惟君之孫子，其終有慶。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定，字靜庵。上世當明初，有諱德仁者，自襄陽北遷，占籍今汝州之郟縣。凡九世至府君。府君生四歲而父歿，貧無所存濟。從季父員合鬻，未幾入鄉塾，聰穎強記，實冠其倫。然平居輒私念，吾幸漸已爲成人，而諸兄弟皆操作苦終歲，吾獨事學，遂請諸季父，願廢書不聽。比年十八，王宜人來歸，時季父家益頽落。府君因泣言曰：兒今授室有婦矣，奈何不自治生，長以累季父。由是始奉母別居，居數歲，諸昆弟從子悉失其故產。府君卽出所分地與之耕，耕無資矣。府君又置牛犂種具，一切所需餉饋田間之費，爲傾囊助之。至數困乏不厭。府君少旣孤，長尤力爲刻身持約，取節于己，而專意振施。其于度人之急，必如其自所急。有妹適同里張自發，早寡，遺一甥。府君爲經紀其業，出自發遺金轉貸，輒爲人所負。府君祕不使妹知，而身自代負者，憤亦終未引憾也。乾隆三年，遭母郝宜人病篤，屬府君曰：汝家世故儒也，而汝父早背，吾未亡人存以望汝。今汝又廢業，奈何？汝苟能自度，必勉終吾之志。遂卒。府君則大痛，泣咽不成聲，終喪哀毀，益欲向學，而眩然莫知所從。于時府君年且三十有五矣。往時持生計，精力已耗亡。至是苦研誦，日夕不暇輟。然終卷輒失，益悼恨成心疾。居恆忽忽若狂，所知者憐之，謂曰：君毋自苦，凡學以學爲人也。卽取近所傳刻書，其中多探司馬溫公及朱子所語，號爲簡明。令府君讀之，則頓解，疾亦良已。其後談笑坐臥動止，必依倣而行。行閱巷見閭者，執手於道。府君輒排解，出語人多愧悟如失。傳一鄉以爲善。家故居郟城北之高家樓，地接大劉山，大劉山古所謂龍山者也。山多溪水，迤漫回縈，自所居之後，下流與汝

水合。府君行衣短衣履革履。日緣山坡上下。縱獵自娛。暇則泝流。數步溪閒或垂竿。竟日危坐無所得。意恆若適。歲晚疎豁。喜自放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其年冬十月日。葬大劉山新塋之次。先是。王宜人卒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至是合祔焉。王宜人性純孝。亦喜施濟。遇貧病老嫗。日丐門者。丐之未嘗一人缺也。事夫無違言。勤力持管籥。四十餘年如一日。教子女尤有法。繼室朱宜人。撫諸子如子。後以子迎養。憐子特薄宦。不樂居京邸。遂歸。歸五年卒。爲今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九。子三畏。旣聞訃。將歸。以今年冬十月某日。奉朱宜人之柩。啓窆從葬。乃以舊無誌墓之石。亟請于余。且泣曰。先人質行。而歿世不耀于後。必得如子篤論。不誣者銘之。乃宜。余與三畏。庚子同年成進士。今官已階五品。有聞于時。宜將求顯者。銘其先人之藏。而獨屬余。余焉可辭。謹案狀。府君曾祖諱雲鰲。祖諱越。父諱贊。以孫貴。馳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母郝。馳贈宜人。府君亦覃恩。贈如子官。及贈元配爲宜人。子長三傑。次三畏。現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次三奇。縣學生。女二。長適魯瑤。次適任思禮。孫廷策。廷試。嗚呼。府君以孤露用自成立。存不及顯。而終乃食報于子。其宜銘也已。銘曰。學不慕仕兮。澤以貽厥子。旣永終藏兮。福則始。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兩湖自割隸南北。其屬湖以北者。縣凡六十。而縣有丞。僅二十有一。故丞之職。雖屬于令。然非居要衝者。率不備是員。備員而隸簡缺者。惟于縣有四。然則今之丞。豈猶與夫昔之世。共以相警警者邪。嗚呼。秋士行矣。官卑也。于分無所不宜盡。況又初試于事。其勢未以倉卒遽責之效。是其需時也。暇。其勉焉以稱者。亦易力。時暇而力稱。其爲余所望者。以故尤專以切。然余與秋士。自始相識。至今且十年。秋士率謹默專一。詞呐然如不出口。故以余之狹中。倖外。久與之游者。不能不爲之意盡。固謂其實之良也。今獨不幸早爲是官以去。是故其去也。官旣爲丞矣。勢不得不札于令。而令亦不容其所屬者。輒以言犯之。于是令欲奮威厲氣。鉗制一方之口。則丞雖公言之。必投其所怒。至敗裂不可爲以去。故爲秋士者。官于是。以攜其向所自有之具。遂巡奉教。隊而朝夕出入于長吏之下。固其宜也。嗚呼。秋士宜于此矣。如予尙何言哉。

答王蘭泉先生書

伏蒙專人遠至。賜書一通。詢以所著金石遺文諸記跋。欲令覓便鈔錄。留置左右。承命驚悚。愧無所容。某在京師。舊依簡河先生門下。值文酒歡宴。竊視閣下過從。與諸老輩流連竟夕。于時從旁企瞻。邈若天人。及後屏處里巷。與世日益闊疎。屬閣下秉憲西安。計自洛走關中。未滿千里。而某跣踵幾望。不敢自致于前。徒以其窮逐廢業。未有可少挾以爲就正之資。故黯然自傷而止。頃乃邀閣下逾量之愛。下及于疵賤。凡猥其爲賜之厚。實非意想所及。伏計生平無他嗜好。性尤鄙鈍。不習通曉。自十餘歲。好獨游。從廢寺荒墟。窅然懷想。偶檢得古人一二石碣遺跡。撫摩終日。或至廢食不歸。同儕日笑其騷。然結習益不可移。惟默默自以適意。亦不知其闕于學也。後閱歐趙諸錄。乃頗尋見隙微。因檢出舊所得者若干。又比歲所收緝者若干。恐散亂不可收拾。輒少爲存識。而於四方摹拓諸本。其跋成二百餘篇。中有前人著錄。推證或不及詳。亦爲附記。至假師金石刻八十餘種。皆窮搜而得。不惟前人著錄不能收。近如府縣圖經亦不悉載。故愈復矜惜。竊做葉氏嵩陽石刻之例。今探入縣誌。已備金石錄二卷。并附呈覽。計其中與羣吏傳記互爲推稽者。皆由狹見臆決。繆戾紛錯。誠知其不能有逃于洞識。然終不忍飾醜。以自覆匿。蓋感十年企慕之私。今幸得附知于閣下。是以輒獻其陋而不慚。接領書詞。承獎借太甚。甚非孤學末生所可當。竊以某之暗淺。望公因以成之者。當鞭其所未至。不宜過寵以所不安也。望風傾颺。無任馳情。伏冀以時保愛。不宣。

國子監生李君合葬墓誌銘并序

乾隆丙午歲夏五月，李君遘疾終于寢。越明年，配宋儒人，亦相繼以卒。其孤子州，徒跣號泣，謀所以歸二親之柩者，乃于今歲卜地合窆新塋之次。先期命其弟渡走清化，往返幾千里，再拜奉狀，泣以請銘。蓋予初哭君喪，卽心諾而銘之。至是忍不如請，按狀君諱鑄，字異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爲著姓。迨明中葉，有諱尙者，遷魯山，遂別族爲李氏。君五世祖也。君曾祖讓明，鴻臚寺序班。祖世柄，歲貢生。父坦，附監生。晚無子，因置側室景儒人，始舉君及弟銳。故君七歲而孤，當君父之存也。家故饒財，性尤儻，好推解，無所擇，悉委之于人。比身歿，業遂中落。而君兄弟方弱，益不支，乃朝夕務拮据，勤勞華力，以持門戶。年十七入貲爲國子監生，與幼弟依日相慕愛。事景儒人，曲折得其歡心。後景儒人既卒，君五十餘矣。歲時饋奠，必親飭潔，伏地一痛如姑喪所生者。閒與兩子言之，亦未嘗不流涕也。其篤于孝如此。君姿貌沈毅，目炯然射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人酬接。庭前蒔老梅數株，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灌溉。有老松偃偃如龍，蒼鬣壓屋脊。君顧之而嘻，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摹繪事，酒酣引筆，落落自喜，或劇飲歡甚，與好事者校拳勇，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從君游。有梁鰲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被繫。君身在任，而鰲潛逸去，蹤跡莫可得。幾爲當事者所中傷，君益不置意。而好客如故。他日君獨游縣之東山，遭羣惡少脅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頓躓不肯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汙者。君大怒，徒手搏數人，盡仆。稱少年以歸，遣僕護送之。固近邨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尙義烈，其遇事奮發類如是者多。

傳在人口。嗚呼。君行誠有似于古人邪。君配宋孺人淑慎。持婦儀。勤于生事。相君克復舊業。積瘁至三十餘年。尤應銘法。君生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年五十有五。孺人之生。當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其卒爲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子二。長州縣學生。次渡。女五。長適陳履謙。次適林世學。次適丁文光。次適師公麟。次適王錫嘉。孫一格。君初爲二子擇師。遠至假師從予游。或阻之。君奮不顧。堅命卒業。閒自學所歸。必課問師云何。二子躡循具以對。則大喜。以故君視予尤莫逆。予游長沙。往還皆主君家。散後將至京師。復迂道與君昆季連日夜樂飲一夕。飲薄醉。君忽忽不適。指渡泣曰。是兒當遠隨。庶其學之成也。願某老。旦夕不忍離奈何。予爲數寬慰之。乃已。嗚呼。今二子學幾成矣。其益表君之阡。君何憾也邪。君先塋地迫隘。不可以容窆。故故卜于縣西宗家莊北原。其葬期實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春三月二十日。計予與君甲辰相識。迄今方六年。而始終生死之感如是。是益用自哀也已。銘曰。巢於顛。毀復完。若翼之起天不愆。噫乎。君之生可死。君實克爲子。君實克爲子。是惟有子終君死。

偃師金石記題辭

偃師與洛壤接。由漢魏以迄隋唐。皆爲京輔都會之區。其間宮觀寺宇。與夫陵墓所在。多侈于他縣。而銘誌刻記。附以流傳至今者。亦頗廢敗。沒于榛莽。無人之墟。予方童幼時。閒過其下。輒知廢拭存之。歸卽條記某所某刻石。略能道其歲月事迹始末。自是三十餘年。癖好益甚。聞鄉人有新獲自土中者。必屬其多方祕護。或竟倍價構覓以歸。會修縣志。陽湖孫君季述。屬稿未就。以書致當事者。必要予續成之。予感孫君之意。爲出舊所蓄金石諸文字。別其存佚。較其頂脫。具錄成帙。附證于史籍傳志。以與縣之山川都邑。道里墟聚。凡見于碑刻者。轉相推明。蓋實于當日廢興沿革。割并之跡。古事之存。悉得其據。依而旁及。前志鑿空皮傅之失。與今志小爲牽附者。亦時有規焉。旣成。上之當事者。已編入志內。爲金石錄。于是又擇其案跋。釐爲四卷。自覓工刊刻。意欲別行于世。更俾後之人。因予所記。以考遺文。因遺文以證方志。其尤取資于徵信者。必非一端可盡。則予之此編之所聿述。其可不謂之勤且要與。然又不能不踴望于來者。益爲搜著。以終成予礪礪之志。則庶其無負也。與。乾隆五十三年著雍涪灘之歲壯月。

授堂文鈔卷之八

假師縣學。葺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汜水。葺君喬庵。始奉檄署湯陰。河內。孟。內鄉。寶豐。凡歷五縣學官。舉克盡職。及辛丑夏四月。乃由選授假師教諭。到官之日。沖寂淵默。愜然感喟。思所以垂訓于士類。善誘善教。誠欸延授。逮今幾十年。作人之化。淪浹庠序。于是縣之士。羣相聚謀。欲爲稱德述美。不鄙謂余與君有相知之歡。遣人走清化。致書要余爲詞。發揚休烈。以光師儒。俾當世聞風慕勸。共仰葺君之德。垂諸無窮。余謹案其事。實彰明耳目。爲縣士所推者。取其意而文之。爲頌詩凡八章。揭諸屏風之端。使世覽是頌。有以知余之言。非苟然也。蓋余嘗序君尊甫姬臣先生所著易講義。亦已知其家學。今又從縣士之請。得重述君之行跡。所謂豈弟君子。世濟其美者矣。頌曰。

一章
於美學師。遠系萋叔。有周之良。遭讒不祿。貽厥後昆。繩繩于蜀。末葉越遷。爲河南族。葆德蘊醇。其起躡躡。

二章
昔君嚴考。出宰海濱。柔其獷悍。慰其嘔呻。愷澤旁敷。政成有均。媿蜀文翁。是誘是循。薰菜之氓。與鄒魯鄰。

今君來止。于學斯舍。修序畔校。鼓鐘考亞。誦弦流聲。接春而夏。扇此惠風。如時雨化。三章

於美學師。眸靄其容。犯者不校。歸于太沖。孰甘逞戾。而不柔厥躬。四章

於美學師。兀坐憑几。墨守冷官。恬身之否。手盞編簡。貫藏室史。條疏攝要。有倫有紀。風示子衿。敢不興起。五章

時維春矣。上丁有臨。雜以園蔬。苜蓿盈盤。呼朋會飲。聿殷聿桓。溫克終夕。陶然忘言。入飲其和。亦不觸厥。藩。六章

於美學斯。其實堪效。秉懿之行。潛晦密照。羣士沸歡。聲聞以譟。非羣士聲。尙奉君子之教。七章

於美學斯。惟惠斯揚。我喜羣士。登君之堂。有酒斯消。有酒斯觴。式昭禮飲。偏于毫鄉。侑此雅歌。君子以光。八章

呂頌亭時文集序

自余與頌亭爲同年友。會試都下。數從旅邸申一日之雅。其後積十年。余過介休之頌亭官所。始相與晤。既晤。又十年而頌亭謝病歸里。往來道偃師。皆值余他出。不獲一偕聚言。然頌亭羣表從張氏。在偃師者。余時與之游處。竊聞頌亭居家。一意屏謝人事。自挈瓶灌竹木。閒從田老。邨豎嬉遨不倦。以適其適。既已泊然不與物接。而泳漾涵肆。乃益暢其所學。頃之南游吳越。縱歷山川都邑。偉麗非常。可喜之觀。蓋悉發爲吟詠。于是又檢其舊所爲文。及近作若干篇。都爲一卷。俾夫世之讀者。知其用力之存。用以寄吾意。然過自祕惜。不及出以眎人。故雖以余之鷲鈍。辱頌亭愛且篤者。尙未嘗爲余一出。最後乃發其藏。而遠以見遺。蓋頌亭之于斯文。其致力爲密。其自得爲甚重。故不矜情厲氣。以求標異于衆人之所爲。而文愈益工。今所著具在。其醇也。而至于肆者。瞻雅敷腴。油然擷經籍之潤。皆與古儒先義蘊要妙之會。委蛇曲赴。而中焉。于是味其旨。又知頌亭之氣質淳懿。上稱其世學者。非特此一端而已。頌亭與兄寸田。少皆以詩鳴。世已多推其能。故余亦不具論。論其文之所源。而不以投世好者。爲絃于端。使覽者詳焉。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經讀考異後序

經讀考異八卷。序述二卷。合十卷。又補二卷。輟輯少具倫次。蓄已數歲。不敢一眎于人。自丁未館西霞先生西齋。日課兩生。與之授讀。因檢昔所究心。故讀至某字屬句。世已口習。不復可破。及塾師堅執一讀。不能兼通他讀。或一字而上。屬下屬于文。皆可兩從。輒有義證。求其致確。時爲兩生言之。後于他方二三從游者。亦有所授焉。由是流聞于外。同人多欲構寫。予苦無以悉應其求。乃竭賢覓工較刻。凡間歲而成。蓋夫今之君子。宏達周覽。明章雅訓。實于文字形聲。詰訓悉闡其所以。至於離析經讀。亦其爲小學之所先事。然尙未聞有成書。因遂自忘其愚。妄有記述。用此以歎俗流。未能離經辨義。而牽綴乖隔。紛擾不復成文。然後以曲解傳之。以鑿說錮之。于是展轉侵易。古訓沈沒。爲可惜也。昔鮑季詳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今予之區區爲此。蓋欲學者知所從事。而識厥趨焉。夫亦猶是矣。乾隆五十八年歲癸丑秋八月。館東昌啓文書院日也。

祭胡笠峯先生文

嗚呼。會稽名賢。遠徵典錄。今先生亡。舊型其覆。先生上世。上虞族聯。卜居邑外。長者之山。佑啓裔昆。明德世襲。儒師用光。百福瑞輯。越六代祖。楊巷是遷。靈毓孝子。祀崇縣。孝子孫子。兩世經明。傅松岩考。仍困諸生。不顯其身。用顯厥後。篤生先生。天道之佑。先生厥初。母憐置膝。撫引古言。授之詩律。夙慧而成。十不夫一。早歲學立。匹漢儒宗。受知學使。惟彭錢翁。自茲歲科。試輒標錦。唾手青紫。喻捷拾藩。神慳其遇。竟不饋屢。先生處此。淡與泊遭。益發藏書。繼晷以膏。咫間書屋。吟哦韻韶。研心窈奧。經畝史獵。鉤稽繩貫。手錄盈篋。六藝繽紛。麟角鳳目。唵爲歌聲。金石淵穆。同時詩老。山陰香谷。推君翹翹。邁倫前躅。猗嗟令譽。煥乎有聲。士慕其藝。我感其行。先生德考。粵東客游。奄忽其逝。痛咽松楸。逮奉北堂。旨和色柔。授徒他鄉。去輒靡靡。傷哉吾貧。祿不自己。用代負米。敢憚百里。時館史氏。暴痛錐心。中夜起立。顧難侵尋。行禱神祠。兆不襲吉。倉皇東歸。城局方密。哀動司閭。投綸出失。中途所經。白塔洋面。渡曹娥江。風馳轉電。遂抵梁湖。徒步及縣。望門瞻視。驚仆頓眩。搏膺長號。涕湧汎瀾。聞差一日。云胡長捐。疾不視藥。飯不視含。彌留之囑。屬耳不諳。母兮何恃。兒尙爲男。哀毀喪終。風木愈蹙。左右伯兄。惟友于篤。食指之繁。仰屋而歎。吾寧自徙。賃屋傍岸。晨昏走謁。尙不致慢。情語絮飲。爲酒無算。二老樂且。往往夜半。鄉閭慕之。曰光曰旦。薄夫儉俗。闔牆禍階。聞先生化。足爲模楷。在家垂範。亦有令子。蔚然東南。羣目秀起。服官博山。迎養自里。先生來止。愛此民淳。後遷冠縣。土近河滸。先生曰歸。吾樂鄉土。吾營先塋。吾易舊主。次孫就婚。是訓是輔。慎爾在官。規步

祖武如何奄促。言猶在耳。昊天不愍。遂以長已。某等仰風悲無所詞。同官之義。用抒哀思。尙饗。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乾隆五十七年夏四月。予自縣城抵後峪村。屬民宣講聖諭既畢。村之耆庶廿餘人。延予于佛寺少憩焉。因相率以請曰。是寺起金大定二年。敕牒彼岸院額。歷明成化嘉靖間。凡兩修。後亦有所興葺。皆無可推紀。惟前己酉歲二月。正殿傾頹。吾村衆謀共掩的安上趙莊夏加務子窩町良莊東域城籛箕掌諸社。及寺僧住龍。勸募營造。迄今歲正殿工竣。而公適臨此鄉。是常有數願爲文著之。方是時。寺尙有他工築。意其需月日爲之未遲也。未幾予被劾罷去。勢蓋不暇以爲。而民請益力。間歲矣。予移館亳州。村民復屬鄉人之行買者。致書達予。約必獲文以歸。予于是不可以無辭。乃爲書。其興役于五十四年十月。建置正殿五間。其基宇壯闊宏麗。巋然甲於諸鄉。中奉佛像三軀。金塗丹飾之工。窮極殊妙。又前爲寺門一間。又相基於後院。建西廳三間。闢窗以望。遠山翠峙。而衆泉流迤邐潏紆。折以北注。予故嘗注意於此。目極其勝者也。嗣又爲東廳三間。與西廳對向。蓋述之鄉民之口。予不及見矣。計其前後營度所費。積錢至三千餘貫。而爲役凡歷五年始成。實于冊籍鉤稽檢互必委諸典司者。不敢以絲毫動有靡濫。以卒畢其願。夫其勤亦至矣。雖然。由茲道以日擗節其所自餘。悉力以治其所爲生。其於成己之室無難也。顧不此之爲而彼爲焉。是惑也夫。故爲之記。俾知能返所自爲。以慰其所祈文之意。使識諸石。五十九年夏四月二十一日。

存雅堂文序

予初舉于鄉。辛卯會試。在場屋間。人言太倉陳君寅堂文。決其必爲選首。是科榜發。君顧報罷以去。後十年。君成進士。予幸與君同榜。又十年。謁選。君得山東之鉅野。而予亦官博山。皆囿于職守。未暇得一聚語。及予被劾將歸。始識君于濟南。間歲君奉檄調入闈。予復獲寓歷下。乃幸以屢邀過從。于是相聚歡甚。君顧不鄙予之聞也。間出所爲文授予。發而讀之。蓋君子斯肆力之勤。其旨在于詰經。經所蘊與其所糾結者。爲之申證明之。皆借四書標題。欲以諷誘學者。故予視君之文。綜六藝以緝合于古立言之旨。猶義疏也。凡近文之破壞乖體。其初病也。疎穴及其變而之乎摭實。則又務爲旁涉雜糅。率從詭遇。希合時趨之尺度。故其敗也。靡而無緒。君所謂以存雅標其端者。其亦有慨于斯也。與予故以君之因文救弊。微旨所寓焉。爲發其端如此。乾隆六十年秋七月十四日。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曲阜桂君未谷。前與同人舉修潭西精舍。既成。間二歲。君膺大吏。保薦勝民社之寄。行且入都。以去。同人之善君者。更相屬會。迭飲餞于斯。君處之樂甚。既又重惜其別。復自他所移而寓焉。于時人益踵至。慕就其好事者。強君引書大字。雜沓紛聚。至掞腕掣肘。終日叫囂。君顧不忍違逆其意。爲之各盡一紙。已乃舉杯自屬。如是者累旬不休。夫豈亦有所甚注戀于此。未易忽諸懷邪。雖然。君子之學。以經務也。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今君方蘊所學。研篤不衰。垂暮始出。以爲世用。則時而寄跡于此。適也自適。未可與終君之業。則君何爲不去邪。君之去。既卜以今歲七月九日。意其需次居京邸。不過半歲。近或至三數月。必當以之官所。則彼方之民。或有蕩析未遑。謀居者乎。士類喁然所翹企。而迫不能自謀。毋亦有走相謁者乎。君顧爲之。以處以安。以應其求。勉終始焉不倦。故君遠精舍而行。非自失其所。其所待與君而獲所者。爲兆此矣。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秋六月二十七日。

益都金石記

今歲春二月，山東督學使者儀徵阮公，編錄此方金石遺文，屬益郡段君亦亭爲之搜採。君旣任其事，由泰安抵濟寧，又折而南，至于臨朐沂鎮，往返千有餘里，所至披榛棘，攜拓工，手拓數百紙，及獲前人未及收者，又數十本，叢致以歸。已而自出平日存緝鄉邦遺刻，錄有成書，上之阮公。公悉命採摭，不沒其責。噫，君之于斯道也，信所謂性而好之者歟！君藏蓄積兩世，多獲遠方異本，顧未暇校摩，而區區掇拾，僅及於此，殆毋已近隘。然予案君之致力，必先致于耳目所易及，是其用志也專，其爲徵信也不誣。故予于段君之書，必其無漏焉耳矣。書所錄，起于魏齊，下逮金元，仿其碑之尺度，存于何所，然後徵之傳志，詳附而類引之。蓋如古史家廣記備言之體，故予謂君之厚于鄉也，不遺其實，俾文獻有所寓焉，以勸來者，嗚呼！此君之志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秋九月十五日。

馮厚之壙誌銘

余乙卯三月過清化。視吾友馮君魚山。寄少山氏札。述其家男客死之戚。余感而飲泣。久之抵濟南。乃以疏慰君。凡兩通。皆未報聞。今歲四月得君書。又丁贈公憂。扶服南返。因欲舉家男之柩歸葬某原。先是壬子冬。余罷職來京師。僦舍與君寓廉州館屬同巷。朝夕相過從。而君尤喜談讌。余每至。必命二子環立奉酒。饌盡夜分。極歡罷去。雖君他出亦然。于時君家男年二十矣。與弟士履雜沓。後先要余書。書欬斜或不終幅。爭弄置不忍棄。其後余歸里。值僵雪艱澀。視余行。立移時不倦。意獨惘惘。余既行且數日。思之尤憮然。然惟嘆重其天性。喜老成。知吾友之有子。必以世其學。今獨奈何歿矣。君凡致書。私慮不能達。覓郵遞數數寄余。余讀之。因以知君遭遇之艱。及家男之賢益詳。方其幼也。雖纒緼學步。卽知自持。衣履整潔。未嘗逐隊嬉遊。祖考天巖先生。尤見憐愛。出入必偕。自隨。乾隆己巳。天巖先生奉檄委署臨高學事。臨高僻險。由陸道過迂難行。先生故有壯懷。嘗慕古畸人汗漫之游。卽治裝緣省會逕上海。舶出厓門。浮大瀛海。舟逆浪上下相衝擊。從人悸無色。時惟君家男與俱。獨正襟兀坐如常。先生旁睨則大喜。撫其頂曰。孫果不凡。間數歲。復自里門隨侍抵天津。入居京邸。更思向學。習靜法源寺。通數經。悉舉大義。偶成小詩。亦清婉多致。甲寅某月。將就婚于鄭州。君爲行冠禮。禮成。引謁鄉先生暨都下數鉅公。皆稱佳士。於其行多贈詩寵之。君家男意頗不自適。及行有期矣。跪啓母曰。兒癖介。不堪羈官署。同人贅壻也。母強慰藉之。因唏噓再拜。既去。成婚數月。患臂瘍。醫者投藥誤。遂漸劇以卒。實生于某年月日。其卒某年月日。年二十有三。

葬以某年月日。名士載，字厚之，廣東廉州府欽州人。配仇氏，河南鄭州知州靈山仇君汝瑚次女。曾祖考諱經邦，州增廣生。貽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祖考諱達文，例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原署開建臨高花縣儒學教諭。候補訓導父敏昌，刑部河南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卽余至友之一。向所推爲馮君也。君初聞家男疾篤，命季弟雲谷走視不及。哭之恆悲無所訴。至是以余視君家男有父執之誼，又相知爲悉，迺屬先期爲銘。余忍不銘，以重君悲。銘曰：

生也材，命也促。嘉婚成，室息燭。天乎天，嗟何酷。

嘉慶元年秋七月十五日。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乾隆五十七年夏五月，書巢明府謁選京師，得汝州之魯山。既率從事來抵官所，不旬日積稔縣之剗劓難治，爰爲首杜徑隨，姦諛息萌，繼體民衷，惕若膚切。凡諸先後所爲設施，悉由神明內斷，視他人跋扈顧瞻，縮縮不敢肩任者，身輒勇爲之。故視事三年，闔澤旁數民用緝睦。于是羣士耆庶走相聚謀，所爲效稱觴之誼，具疏明府治行，昭顯在人耳目。識于心腑者，乞予綴而文之。予爲系之以詩，其詩曰：

乞乞明府，秉彝於剛。厥初厲節，思綏一方。及成進士，服官魯陽。曰撫百里，寄命敢追。維時魯民，板籍失貫。里胥詆欺，黠滑瘦竄。比戶怨咨，役煩莫案。乃劓其蠹，迺驅迺畔。孰忍無良，尙或予謾。三鑄所道，宛洛斯程。冠蓋繹繹，旁午將迎。思籌永畫，置騎踐更。民不病厲，往饁而耕。灑灑梁窪，釀利之藪。石炭連連，量不計斗。鑿地陶穴，叢棘置守。誘彼童昏，莫問誰某。鞭驅驚趨，縲縲縲扭。納諸陷阱，累歲月久。乞乞明府，默相冥聞。痛斯塗炭，心焰以焚。召呼伍伯，其走馳雲。衆驚指目，謂來何神。公來戾止，首發其伏。夷其繚垣，頽其苦屋。執其猾渠，其渠巖巖。敲尻誚暴，備懲楚毒。羣喜而狂，奔相告逐。導公相穴，左右掖扶。公走下陬，憤踊震呼。汝曹疾出，汝出其蘇。爭趨下紉，引軸鳴軋。攀援壘壘，投地若俘。望公羅拜，張目睢盱。公曰徐之，汝勿飲泣。汝出汝曹，遲則曷及。公曰徐之，汝歸勿急。周以資斧，易衣一襲。其衆謹吻，纍纍載途。約躋公廷，爰報公勛。公退閉閣，寄訊汝輟。吾職司牧，而囊姦餐。我滋伊戚，戚懷如結。衆號且呼，公再生我。公以固讓，于衆願左。乃躬匍匐，頂置束臙。崩角領頷，于公之堂。瘦若枯腊，牽挽攜將。其色孔墨，其容偃偃。且行且嘯，惟公是望。

非公是望。寄魂他鄉。乞乞明府。果哉爲政。尙舉廢典。疾于傳命。是整廟學。巨擘穹崇。旣成斯考。落止新宮。子衿來舍。奐美攸容。師儒用式。以莫不雍。青嶺之顛。泉陂之陌。拱木氣佳。惟次山宅。捐置墓田。享則來格。尙節懷賢。俾後無釋。公時少憩。恣意填典。爲古文詞。雄直獨遣。或集羣士。式齊舊聞。徵言考信。潛德用申。乞乞明府。逸矣莫倫。昔元紫芝。宜于此邦。配食縣舍。歲牢羊腔。乞乞明府。來繼其武。民之賴之。爾庇爾宇。民之懷之。曰訓曰撫。我作是詩。以代風謠。庶其采者。昭脉官寮。

儂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君姓王氏諱復字敦初一字秋騰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曾祖考諱某。敕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諱某。敕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主事。加一級。考諱又曾。辛未車駕南巡。召試入等。賜舉人。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成進士。官刑部廣西司主事。著有丁辛老屋集行世。配吳宜人。先卒。繼陶宜人。生二子。長諱某。君其次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刑部棄世。君年十有四。居喪毀瘠。杖不能舉。弔者感歎。初刑部官京邸。不爲生業。日借諸老輩。以文酒自娛。及引疾歷游匡廬。出益浦口。登大別。返棹邗。上久之病且卒。貧無一椽。用遺後人。以故君困益甚。乃走揚州。依府教授金君棕亭。棕亭奇其材。數爲稱舉。商某慕之。延于家。君往來歸省。搏縮歲所入。進以奉母。母卒終喪。援例爲鹵子監生。應順天鄉試。考授主簿。職銜對品。改指府知事。時故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兩湖鎮洋畢公鎮陝右。上謁一見。卽大相引重。要置幕下。旣而奏請留陝西試用。越歲乙巳。移撫河南。仍奏請隨往。又以改撥河工委用。君于是署濬縣丞。及鄆陵。臨漳。武陟諸縣事。實任武陟。又一署考城。尋調商邱。吏議解任。引見。得旨仍以知縣用。旣署臨潁。遂授儂師。視事幾三歲。遽遭疾以卒。君初客西安也。畢公方致天下士。士得依其幕者。皆稱奇彥。君旣爲所薦。從左右益習掌故。凡奏疏簡牘。會移往來。札致四方諸書問。益几重疊。悉以委君。君應手立辦。又因檄檢視各縣屬。所至登臨。歷攬終南太華之秀。屬思益敏。絕歸以奏記幕府。莫不歎異。及隨畢公至河南。歲時防汛。更曉民隱疾苦。其視急人之急。惕然如恐不及。武陟瀕逼沁水。夏間橫溢衝激。木蘭店橋。

柱盡傾折。君爲竭貲振贖。及調商邱。會工次告險。避溺者喘息羣屬於道。君身馳騎奔視。相機指搆。立督役夫。捨護四晝夜。始稱保固。積二年去官。再起署臨潁縣。縣西北潁水迤折流入界。甲寅六月浸漫。自風狗灣下潰。夾道鍋壘。任王諸堤。幾百餘丈。屢築屢決。君蒞。廢寢食。窮方禦之。工不竣。會有言厭勝爲祈禳計者。君顧納其策。積誠致禱。捲掃驟下。迅若風飄。須臾覆土墳起。溢流爲卻。于時衆力齊舉。譁呼稱神。最後官假師。環城舊堤。歲久頽剝不治。前知縣滿洲耀君德。諸城王君垂絡。踵事修築。迄三十餘年。中遭淫潦泛溢。伊洛薄堤者再。水退。人輒偷息。長吏又莫肯倡役。居者病之。君至。尋覽地形。起白虎堰。迤次連互。凡築一千九百二十六丈。頂寬丈有六尺。底闊五丈。增新土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方。較舊工四倍。其數望之。屹如連山。賴君勤劬督作。役無曠愒。虛邪疊呼。聲徹十餘里。不六旬而畢事。實嘉慶二年三月某日也。先是在商邱。君沿檄赴省。會數日。縣民韓士魁與部繼文。閔計已解去。適許名揚踵至。更勝繼文。忿相撲。繼文老不支。仆地。遽死。名揚屬證佐。厚誣士魁。代驗治者卒不能明。君歸。反覆徐察得情。由是士魁獲釋。其蒞他縣。尤過爲矜惻。多方曲折。冀以全活疑獄。後竟坐此自累。臨滄姦民號震卦。教主林進道等事覺。大吏屬君卽訊。君視諸所註。誤牽連動輒千人。多分疏其可原者。原之。及部覆議。以失察降免。君殊不自悔。其天性過于仁如此。君凡爲縣。興學崇讓。喜延接士類。數與談讌。款曲各盡其意。中有貧不自謀者。周恤尤至。其才而異者。亦必振成其名。與人交。氣誼相矜許。力爲伉俠之行。緩急所投。必傾力從事。不爲竄縮計也。故舊遠來過從。必主君齋。竟日流連。甚至夜漏過半。僮奴私切切耳語。君顧樂之。忘疲。少

爲詩。長益工。篇什不自收拾。簡存編刊。見吳會英才集。凡四卷。更哀前後所作。名晚晴軒詩集。又八卷。詞一卷。著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十六卷。君既病。尙輯刻康成氏遺書。駁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共若干卷。比是書成。君瞑不及視矣。今歲春。君邁疾。入夏漸劇。猶幸漸有瘳。七月中。畢公薨。問至自湖南。君一痛。隕絕。既蘇。家人強慰藉之。益忽忽感喟。遂致不起。其卒蓋以九月二日。年五十有一。配吳孺人早卒。生女二。皆字人。未適以殤。側室張生子二。崧生。聘同縣徐君錫昌女。梁生。聘廣東廣州府糧捕通判江陰屠君女。女二。長字蘭陽。縣知縣武進徐君書受長子。次幼末字。嗚呼。君以孤斃子立。起膺薦舉入仕。矻矻不憚。况瘁。終致所在有聲。績可效。是可風也已。予前哭君之喪。唁其兩孤。弱不能述君事行之詳。予辱與君相知最。故輒卽己所聞見。及事事在人耳目者。略著於篇。以俟君海內知交。採掇爲銘。以圖不朽。

王明府輓詞

維嘉慶二年秋。秋臆明府既卒於官。縣之人士。匍匐走弔。重念無以寫哀。屬予爲達其誠。予舊與明府相遇。大梁節署。迄今且十年。頗能道其蹤跡始末。及其歷官所在。治行之實。故不敢自哭以私。而舉衆心所怒焉。莫能終忘者。以見乎詞。詞曰。

嗚呼已矣。流涕奚從。惟古遺愛。歛奄告終。昔我明府。奮跡孤童。繼序名父。纂有家風。挺生自直。非麻掖蓬。蔚然高標。秀起江東。初歷維揚。叢材之府。登教授門。金君觀遠得主。教授奇之。珍逾瓊琥。攜登平山。望淮極浦。引興長吟。虹飲氣吐。時維年弱。其氣已揚。謀食假館。館於離商。資其歲奉。歸遺背堂。負米百里。古賢以傷。明府樂且。曰將不遑。陶母顧此。亦樂未央。悲哉陟屺。胡遽云背。禮戒滅性。莫防哀潰。泉魚少連。明府與配。終營墓田。疚心孔痲。四方有行。維谷進退。庚子仲秋。試京兆期。靡然行邁。望雲以思。命舛報罷。莫伸其私。竟去不顧。處之委夷。載歌載嘯。鬱鬱負奇。維時畢公。開府陝右。秦俠汲士。魯儒競奏。魁奇雄俊。羣羅在宥。潭潭幕府。嚴嚴清晝。士爭求容。孰甘予後。明府躡屣。造謁請陳。公屣出迎。傾目坐人。歎茲翹秀。寧比刈薪。繼而入告。名徹帝聞。曰俞薦臆。錫畀臣鄰。公拜稽首。引參吾軍。歷官諸曹。滿試卽眞。會逢乙巳。公來移撫。中士駐節。又偕與俱。達材之遇。明府其殊。我聞自古。詩流晚達。達夫厲翼。簿尉身脫。明府此來。錐囊見末。爰任民牧。思哺挹渴。民之望之。身以待活。初試于縣。鄆陵臨漳。更攝武陟。遂專此城。墨綬綰若。刃厲發矧。煦綏民病。箴厥膏肓。沁水漬溢。災黎告傷。木蘭橋折。十月無梁。明府捐貲。惠成一方。豈獨東里。爲鄭

之良。調理商邱。綽裕劇縣。瀕河於役。防禦歲薦。商虞報險。搶護最殷。河伯效命。民居永奠。終誅吏議。去而見思。再起服政。莅我偃師。毫壤土厚。俗樂恬熙。明府安止。曰予才宜。撫斯螟蠹。絕是繭絲。閉閣而理。孰忍予欺。亦逮飢孳。嗷嗷惻獨。明府蓋目。必果其腹。惠也何傷。于恩實沃。子衿之秀。士則孔多。中或蹇阨。歷轍艱軻。祓之拭之。拔諸等科。蒸腐出菌。璀璨生葩。推轂待士。譽滿邇遐。周視舊墟。屏我邦鄉。肇自河曲。王君環爰有諸城。王君垂緒明府繼之。足號三王。始起大役。衆譁潛萌。明府曰止。眎我肺腑。久則屏息。更樂觀成。云何其吁。奪我惠人。豈弟有相。生意不辰。染疾驟隕。間執司神。桐鄉之哀。移於洛濱。靈兮儻來。陰福我民。敬致薄饋。永慕用申。嗚呼哀哉。尙饗。

僊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乾隆辛丑春，張遵諭張士禮以其先人與諸同志者，舊所經營東關之觀世音堂，而疏其事之本末，來請余爲之記。余諾之，以病未果也。適于冬，又以事走京師，乃因循逾歲而成。初康熙五十年，上蔡尼明福者，至僊師，李君作楷，視尼頗修謹，延以住持。是堂於時，堂蓋久廢，而其室宇垣基，皆浸以頽剝不治。明福既棲於此，則手持簿日轉乞民間，凡十餘年，攬撫微細，有得輒記，遂斥所餘，修殿宇及拜殿若干楹，比成，又念是院之設，未有山門，慮不足以張大其基，乃益自儲蓄，欲獨有所興造。會雍正十年，明福病不起，竟抱其志以卒。時李君已歿，子希紳者，屬張君瑑，同發其藏，得所蓄物若干，悉易爲錢，轉以假貸於人。久之，計其息將獲餘矣。張君瑑者，以己力慮有所不勝，更偕張世臣、劉瑞年、韓宗孔、戚振宗、李懷知五人者，日共爲之，以其資置香火地十餘畝，建山門一區，再於院之西偏爲僧舍數間。凡諸所爲，皆再發再起，而不幸悉圯於水。蓋乾隆二十有六年七月十九日也。此數君者，慨然益不能置，相與勸懲披攘，復講殿一小楹，周環以牆，暫爲棲身之區。又至三十五年，改建殿三楹，拜殿三楹，又附修韋陀殿於其殿之前。然後迄於四十二年，告諸鄉人，出資從事，乃以落成。嗚呼！始與爲是堂之基者，誰與？方其委棄頽廢，日卽於榛蕪瓦礫荒翳之區，亦已更十年之久。一旦復欲強起而新之，其新之者，又特巖然一老嫗，浮遠而至，旣無與居人相習，及其所自爲也，亦非有殊絕之能，恢奇詭怪，足以鼓動羣愚之術。然持其所與自設誠以行者，遂由纖悉之所贏，以銖寸駸積，積日而累之，使夫後之踵接領引以起，乃有所藉以奔走偕來，莫不忘其歲

月之勤。用迄於就。則凡吾徒之振敗起廢。欲持所用以用于世者。其可以興矣。張遵諭於瑤爲從子。張士禮於世臣爲所後子。皆知推不沒人善之義。以逮其親。尤宜書者也。故樂爲之書。元默攝提格之歲。余月一日。

跋

右授堂文鈔四卷。國朝武億撰。按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博山縣知縣。事蹟具國史。儒林傳。先生以名儒而兼循吏。出宰百里。疑將大有所設施。顧緣事被劾落官。中年齋志以歿。洪北江嘗輓之云。降年有永有永。廉吏可爲不可爲。亦實錄也。今觀是書。如釋甲一篇。奇博宏深。足與卷旄閣集中釋舟相彷彿。其餘雜考證諸作。亦正不減王西泚。錢竹汀。近時錢氏文獻徵存錄。采先生論周禮及與黃小松書兩篇。特一鱗片甲耳。考儒林傳。稱先生之學。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決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此集如漢制六馬考。古鄭國處留辨。古玉圭圖說等篇。皆審確精詳。持之有故。整然中理。至書白鶴觀碑後。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遊鞏縣石窟寺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則又挾歐洪之秘奧。軼都趙之鑿裁。誠金石家所當奉爲圭臬者也。顧余獨疑先生治縣有聲。循良報最。又嘗答故相和珅家僕。氣節凜然。而集中曾無一語道及。卽至文移稟狀之類。亦隻字不傳。乃歎其善政得民。仁心及物。初不屑鈞譽沽名。又豈世之峴峴皦皦者所能企望耶。是集爲吾鄉趙渭川大令所刻。大令名希璜。長寧人。曾任安陽縣知縣。所刻有黃仲則兩當軒詩集及是書。今兩當軒集。番禺許青皋茂才。順德黎召民京兆。均嘗重刻之。而余叢書將成。適得是編。付之梨棗。竊謂先生之經術。仲則之詩詞。在乾隆中均推巨擘。而一刻再刻。俱出粵人。亦一段翰墨緣也。至原書本有趙大令序。惟殘闕過甚。今輒刪之。而附識於此。光緒

授堂文鈔跋

乙亥立秋前二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35303)

國學基礎
本書授堂文鈔一冊

本書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武 億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繆巨卿 周蓋侯)

E一六〇四平

那

0

19/4/20



847
3